

監司部遺 總監司 總願 總屬 發運使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提泉官屬 提舉市舶

路官部遺 京尹都廂 武太守 總幕職 昏記支使

總諸曹 總監當州糧料院 錢監 監倉 監鹽 監酒

監茶 監鎮 監門 監場 監稅

路官部遺 司法司戶 武學 武學博士 宗學 宗學博士

宮觀部遺 總宮觀 在京宮觀 京觀使 提舉宮觀

在外宮觀嶽祠

# 事文遺集

1加3  
466/10  
53



160  
53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餘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監司部通

總監司

此下補外集轉運使之後

歷代公選書卷十有二州十有二牧... 命作史... 宋鄉文... 後諸州復置... 則光...

利  
268  
53

東京書  
學校圖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二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監司部遺

總監司

此下補外集轉運使之後

歷代公董書肇十有二州十有二牧禹別九州有九牧周禮  
八命作牧史記黃帝置左右監監于萬國職官分紀秦置監  
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遣御史監二輔郡察事凡九條其  
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以御史不奉法乃遣丞相史出  
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二

一

以六條問事秩六百石

十一州負十二人

居部九歲舉為守

相成帝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

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哀帝復為刺史元壽復牧後

漢光武復刺史乘傳周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舊制州牧奏

二千石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用

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吏靈帝改為牧是時天

下大亂豪傑各欲據州郡州牧之任自此重矣魏晉為刺史

持節都督庶姓為單車刺史後魏州置三刺史其後隨時沿

革互有不同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

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

而已煬帝大業罷州置郡置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刺

史十四人巡察畿外唐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

牧神龍二年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內

外官堅明清勁者為之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中改置採訪

處置使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并領都團練治於所部

之大郡宋監司有轉運使副判官使之按察官吏又有提點

刑獄有武臣同提刑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轉運置於乾德

判官置於開寶使副置於太平興國提刑置於淳化四年省

景祐復置天聖六年罷八年復置治平罷之迨置於熙寧職

遂不廢提舉常平置於熙寧元祐罷繼而隨罷隨復提舉茶

鹽置於宣和紹興罷之既而或置或廢至紹興五年當平茶

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

羣書要語周以千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白集廉問七州牛僧

孺制歷居廉鎮崔鉉制洎廉視浙右李德裕制銀印青綬漢官

儀銅印墨綬晉官表位居牧伯分刺諸侯漢百官表堯置州牧

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

莫不統率柳文正符論宜得良師俾之澄清操郡印而握兵符

假左貂而持中憲晏類要督刺之寄南豐擬制竝委節傳分按

州郡公是行周沈制分龍節以典州驤膺劇部公是謝表

詩曰繡衣春當魯漢立杜州家申明使家抑韓

古今事實

一州表率

前漢何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任崇選重

古者通守與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命之故任日崇選日重

非廉平簡直蕙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以中吾遷馬方晏類要

分巡所部

後漢之制乘傳周行四方秋分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

分郡督察

分馳郡國督察在位其敷以言錄見囚徒漢官解記

歲盡奏事

漢制部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何武傳

歲盡上計

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

振救之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  
盡遣吏上訖

明書戶口

觀察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至千戶即典超遷  
如逃亡至七百戶罷晏類要載宣帝即位赦文

決遣如神

朱博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行部吏民數百遮道自言  
從事欲以觀試博決遣如神吏民大驚

百姓歌德

郭賀字喬卿荆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  
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檐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聞風竦震

賈琮冀州刺史之部言曰刺史惟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  
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帷百城聞風竦震其賊過者  
望風解印綬去

舉奏不法

賈逵豫州刺史舉奏二千石阿縱不法者帝曰真刺史也布告  
天下以豫州為法

行部甘肅

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往甘肅即注

國之外臺

陳頴曰。刺史銜命國之外臺也。

外臺之表

謝夷吾。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

元禮四龍

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東觀漢記

荀羨年少

晉荀羨。為荆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楊秉清儉

後漢楊秉。稚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

高肇清能

高肇所蒞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特號良刺史。同上

李恂清約

李恂。為交州刺史。清約率下。厲羊皮。臥布被。東觀閣記

徐邈清白

徐邈。遷凉州刺史。皎然清白。

胡質清高

晉胡威。父質。為荆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父賜絹一疋。威曰。木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也。以為汝行糧。受之拜歸。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

王尊為益州刺史至九折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賈父來晚

後賈琮字孟堅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感言賦歛過重告寃無所遂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業里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吏民請留

種暹遷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懽心被召遷吏民老少詣闕請留  
一年分紀

山濤搜才

山濤為冀州刺史州舊無人士自濤居此州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冀州之士於是為盛 王隱晉書

彥夏接士

華歆字彥夏歷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友道接士甚得江表之歡 臧榮緒晉書

皇甫賑饑

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饑百姓歌曰天下亂今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喬元開廩

晉喬元字公祖徙守州刺史年饑元開倉以給之王者以舊典



宜先表聞元日方待奏報民且久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庾亮談詠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

劉弘手書

劉弘遷荊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恩化大行

魏太祖以劉頴遷揚州刺史頴單馬到合肥建立州治安集之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立學校廣

屯田興芍陂七門泉塘以溉稻田官民有利

魏志

威嚴震竦

張康遷益州刺史正厲威嚴表善懲惡所部肅然莫不震竦

吳錄

化行如神

崔徵少有奇操為益州刺史化行如神

吳志

斷决如流

荀晞道練於官事為交州刺史案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

百姓思之

司馬郎字伯達為交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思之

吳人襁負

晉羊祜為荊州刺史恩施均洽民不疲勞吳人襁負而至者萬

數

素結恩德

郭伋字細侯遷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始至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路以迎

男女出迎

始與王澹字僧達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還朝人歌曰始與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時復來乳哺我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宋書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

兄弟並任

夏侯達為南豫州刺史兄宣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頗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舉為守相

漢武帝時刺史九歲舉為守相 職源

召為司農

梁習為并州刺史政治當為天下最大初二年召為大司農習在州二十年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以補九卿

漢成帝綏和之制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職源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邊境咸安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州

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三臨徐州

王懿字仲德為徐州刺史二臨徐州威惠宣著

衣繡畫行

張既字德容雍州刺史太祖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畫行也紀分

擊鼓擒盜

李崇為并州州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擊之俄頃之間声布百里遂多擒獲諸鼓樓自崇始

桴鼓不鳴

刑部除西兖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也

綬撫故舊

晉桓宣為梁州刺史在鎮十餘年綬撫故舊甚得稱譽

心存朝廷

晉王昶字文舒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八條舉按

宋湯惠遠為相言元祐宰臣司馬光所陳舉按官吏八條詳密可行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二曰公直三曰明敏四曰廉謹按察四條一曰苛酷二曰狡佞三曰昏懦四曰貪縱凡監司州軍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從之

貪吏解去

富弼薦楊紘為河東轉運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縱貪

事類彙編卷之十一  
九  
賊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  
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

置籍書屏

紹興七年上謂宰執曰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可令待從公舉  
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

議獄全宥

彭汝礪字器資公為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經  
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言行錄

耳目之官

紹興十七年上曰監司朝廷耳目之官今天下無事恤民為先  
得其人則一路安不可不擇之也

不才筆勾

范文正公為參政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則一筆  
勾之以次更易富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矣公  
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行錄

條便民事

乾道九年命監司各限百條便民之事件以聞身正令行

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雍曰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  
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分紀

號二虎

慶曆中漕司楊紘王綽提刑王鼎頗務深刻號江東二虎

號四監

仁宗時儂智高執孔宗且欲任以事宗且叱賊大罵遂被害宗且始官江東與李道徐尚同等四人為監司耳目號四監人多懼之

所至治稱

蔣之奇為部使者十一在所至以治辨稱

古今文集

雜著

論監司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實違苟非

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其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凌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於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為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蔽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皆以非法措欵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

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懲措，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庸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選擇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曾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

范程叔達程大員上此議

周必大

伏準御筆凡監司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

合入者多如此則有滯滯之

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

上頌至秦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練民事習知政體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不可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自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遭按治其他庸鄙貪吝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觀本朝舊法政官後兩任關陞通判通判兩任關陞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

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此。蓋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第一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以資格則稍寬於才能，則如詳度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無取者，能依近制或畀祠祿，或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自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入况二百餘州，安得刺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者，名詔

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人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蓋亦十得六七矣。或曰：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在其得才能乎。曰：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于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嚴為之法。惟陛下留神采擇，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律詩

梁元帝別荆州吏民

王節居分陝金貂總上流歷軍時譽翊作賦且登樓年光徧原  
隕春色滿汀州日華二翼舸風轉七星遊向解青絲攬將移丹  
桂舟

和張仲欽

玉節南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家聲不嫌齋榜名為黨去國當  
時一葉輕

### 總領

歷代沿革總領財賦古無其官靖康末高宗以太元帥駐軍濟  
州命隨軍轉運使梁揚祖總領措置財用然未以官名也南

渡初嘗命朝臣總領都督府宣撫司財賦建炎末張魏公用  
趙應祥總領四川財賦始置所繫銜總領官自此始朝野雜  
記又職源紹興二年差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應于  
都督府錢物糧解六年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言二宣撫司錢  
糧漕司互相占吝因置關之乞於戶部長貳內差一員來鎮  
江府置司專一總領詔差戶部侍郎劉寧止七年除戶部郎  
官霍彞前往鄂州置司專一總領岳飛軍錢糧其後大軍在  
江上間遣版曹或大府司農卿少調其錢糧皆暫以總領為  
名而四川改置都轉運司故總領又廢紹興十一年諸將既  
罷兵乃收諸帥之兵以為御前軍屯駐諸處皆置總領以朝  
臣為之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蓋又使之與聞軍政



不獨職餽餉而已敘位在轉運副使之上鎮江諸軍錢糧淮  
 東總領掌之建康池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  
 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  
 川總領掌之初以胡紘為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吳  
 彥璋為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曾造為太府卿  
 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諸軍不聽  
 節制十六年四川總司以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所為名十  
 八年詔罷宣撫司始改為四川總領中興會要孝宗乾道六  
 年詔淮東總領併歸淮西總領所中書門下省言勘會淮東  
 總領所廢併司名合行併入詔以總領兩淮浙西淮東財賦  
 軍馬錢糧為名仍鑄印繳納兩司元印七年復置淮東總領

及淮西總領

羣書要語論曰劉晏幹萬貨虛盈厥功茂矣君子之治財以仁  
 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  
 不敢不及又曰歛之於民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贊曰  
 劉晏制萬物低昂常操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歛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振晏有勞焉

古今事實

軍實豐衍

唐劉晏移書於元載曰諸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  
 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唐書

趣督倚辦

劉晏領租庸使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

奏立籍田

晉杜預字元凱拜度支乃奏立籍田處軍國之要與常平倉定穀價較贖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以佐軍興事見前要語

人不加調

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劉晏常以羨補之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

民不加賦

民不加賦而國豐饒劉晏事見運使

國無橫歛

元琇判度支國無橫歛而軍旅濟劉晏傳

軍興事辦

第五琦字禹珪少以吏幹進肅宗駐彭源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由洛惟陛下命帝悅命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

為外司農

國家駐蹕吳會形勝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自蜀漢荆襄江鄂達於兩淮其間列戍數百而大屯不過十數視屯兵若干州之賦入供其軍食其始費用出入悉聽主將之所自為已而兵饒

乏用紹興五年始命中都官為外司農兼總其賦之入而制其出為四總之所宋湖北總領所壁記

水輸陸送

凡供軍之物民部計其實下江浙數州水輸陸送無虛旬督其稽追而勸其能則有薦舉之權頗得淮鹽所筭酒廬所推以瞻用淮總壁記

專掌利源

東南三總領皆仰朝廷科撥獨四川總領專掌利源即有軍興朝廷亦不問故趙應祥權鹽酒而王瞻放括白契以佐軍需云朝野雜記

號善理財

張魏公移軍閬州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軍用足宰執奏浚令居閬為水運以給西軍言行錄

民部總軍須

紹興初孟太參開江淮荆浙都督府請用民部長貳居建康總領軍須於是貳卿姚舜明以選行盤洲集淮總石記

館職領錢糧

諸路總領故事皆帶在內金穀官淳熙中趙溫叔用宇文郎中子震為淮東總領時宇文尚為館職及命以著作郎兼權金部郎官為之以館職領錢糧非舊典也當時皆不以為是朝野雜記

諸行素備

王之望持節入蜀以王官總軍賦適金虜渝平王師十萬攻取

郡縣保守關隘累月不解甲公與將帥議論往復費金數鉅萬而儲衍素備而蜀人不知孝宗即位特增置戶部侍郎升宣諭使留公于蜀周益公集

之望如蕭何

權戶部侍郎吳芾入對上因論財賦遂言川陝用兵朕全得一王之望之力大軍十餘萬眾數月與虜角敵而蜀人不知之望在蜀幾如蕭何之在關中侯事稍定當大用之卿因書道此意

左支右吾

洪适以戶部郎總淮東軍馬錢糧符離甲申之役緣淮列戍權負來歸者袂相屬供億之費數倍左支右吾僅逃之興就遷司

農少卿盤洲老人小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劉克莊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坐上帝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懇用精于爾而不忍遽促之歸也祗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入者極其寬至是請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羣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夫乃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

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拯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啓侈心而召狄惠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開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鼎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力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縲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室

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饑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重檐負爭輪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滑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庶不以次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 總屬

歷代沿革 紹興十年初置西總領官屬有幹辦公事差遣

川有王管文字二頁

淮東淮西有分差糧料院審計司

審計

司通判兼

推貨務都茶場御前封椿甲仗庫太軍倉大軍庫

贍軍酒庫市易抵當庫

惠民藥局湖廣有給納場

屬官兼分

差糧料院

審計以屬官兼

御前封椿甲仗庫太軍倉大軍庫

贍軍酒庫四川有分差糧料院審計院

審計以屬官兼 大軍

倉大軍庫撥發船運官贍藥庫雜買場

中興會要

## 古今事實

佐長辦工

汪大猷字仲和差總領淮西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虜亮犯邊饋饌王師高宗巡幸供億百出公佐其長以辦羣下扈從皆知公名

樓攻媿集

一司賴公

楊子休字子美調鎮江分司料院職務至簡而火保吳公瑛為總領一見期以達到幕府事為吳公以關心聽可一司賴公為

多同上

##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元積弟赴淮東總屬

樓鑰

南徐來往飽經過總餉官寮入禮羅子去幸陪鄰湛輩君今還

事文類聚選集

卷之十二

十九

是伯休那金閨通籍時方可鐵鑿名城景最多我有淨名遺記  
在試從方井訪維摩  
十人兄弟五年存心事方欣得細論可但裏遲憐遠別柰因喜  
懼有慈尊倚門何止期音子發策還知望好孫從此三年風雨  
夜寂寒棋局與清樽

### 發運使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二年置江淮水陸發運于京師端拱元  
年罷以真事分隸排解司編年備要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  
使楊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及太子中允王子與為江  
淮南兩浙發運使兼知制茶鹽事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

平二年鹽鐵判官王子與復為制置淮南茶鹽是年令兼制  
置蔡稅仍領荆湖路三年以子與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  
都大發運事兼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二年  
復置一人後亦有一人副使以諸司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  
監天禧二年官崇者或為副使秩輕者為都監副使都監不  
常備分紀景祐元年罷開元元年復編年備要慶曆七年上  
命發運副使更不置正使職官分紀置司真州歲漕江湖粟  
六百萬斛以贍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盜多發運司第職糴買  
而已紹興二年罷以其錢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勾龍如  
淵言戶部非生財之道講置諸路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置司  
蘇杭戶部侍郎李彌遜請復置發運使別給糴本錢數百萬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一

二十一

緡廣行儲積徽猷閣待制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九年廢發運司乾道六年虞丞相當國奏復發運司以戶部侍郎史正志為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朝論不以為宜汪聖錫黃通老二尚書言之尤力執政不聽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課誕謾遂廢司馬朝野雜記後復置以平江府守臣兼專領糴運之事以餉淮軍

古今事實

革運舟弊

薛向為江浙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士交相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舟以滅迹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寡寡而物良舊弊悉去東都事畧

轉輸六路

權邦彥為淮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轉輸六路董榷檢欺隱覈通亡責稽滯水程陸輒餘五千里財用湊足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歎楊誠齋集

通漕河

魯宗道遷江淮發運使通真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使之歲入以八百萬而食京師東都事畧

得人又任

張綸天禧中發運副使居一歲增米八十萬疏五渠道太湖入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以備非常仁宗謂執政曰發運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輅帛穀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章閣待制在職十有二年同上

以備賑糴

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甫言今年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以備賑糴職官分紀

但惜民力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言行錄

鑿泗州渠

蔣之奇字穎叔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朝再為發運使

東都事畧

疏支家河

吳處厚紹聖初如蘇州居數月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歲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又修復秦州得海堰歲復通戶二千六百民為立生祠同上

王鼎發八難

慶曆中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王永德奏請泚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費六萬鼎議以為不可二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復爭鼎因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有所變更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居二年遂為使

耀卿立中制

仁宗時都官員外郎吳耀卿景德中江淮漕米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價常貴而民貧請約咸平景德中歲漕之數立為中制上乃詔發運司歲減漕米五十萬石國史

歲漕餘百萬

許元擢江淮荆大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至則治于艘浮江而上不數月京師足食乃考故事明信令發歛轉徙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歲漕六百萬至京師而常餘百萬東都事畧

古今文集

雜著

代都運趙待制謝上表

強至

小材而臨大計不知經畫之所從薄量以函厚恩唯有思勤而可補竊以今之北道重曰外臺邊宿勁兵境控強虜歲支洪河之備而民力幾屈所以艱於賦輸地列數鎮之師而吏負益繁所以要在刺舉宜擇精明疆濟之器以付轉給澄清之權若臣空屏於事近拙曷引兩用之漕近二大農之司率猶竭於愚衷訖空通於利術敢期煩使乃委孤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天地之容收涓埃之細特加不次之命而欲勸來者弗責已試之效而俾懷後圖得不夙夜以思始終乃職豈敢顯聚歛之最以

上累於君仁亦當拊凋殘之餘庶下蘇於民瘼

論運糧劄

吳帝

臣竊以狂首投首中外大慶惟是軍食一事不可不慮兵法有  
之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揮  
動急於道路者七十萬家以餉饋之不易辦也若諸葛亮用兵  
如神每以糧道不繼師出無功東晉乘羣胡之亂舉兵北伐當  
時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霸上之師枋頭之役亦以無糧而退  
則糧者實兵之急務也故雖以逆亮南牧尚且運清河穎口之  
糧積于兩淮而後深入近者成閔之軍出未十月已以糧乏告  
急于朝雖曰因糧於敵古亦有之但聞北方連年饑饉必無豐  
儲兼近都所積已為逆亮運之而南所存無幾若我師入境官

無見糧勢必取之於民朝廷前日方下十年免租之詔今兵至  
即奪其食則是中原之民未拔其利先受其害將何以慰來蘇  
之望哉伏願陛下詔大臣講求漕運之策使隨軍有可贖之糧  
師行無乏食之患則大事濟矣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洲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三

建安

祝洲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提舉部遺

都大坑冶

此下補外集茶場使之後

歷代公董

唐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

唐會要

天寶二載楊睿於除御史中丞充鑄錢使六載度支

郎中楊釗充諸道鑄錢使永泰元年劉晏充東都淮南浙江

東西湖南山南東道鑄錢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

山南西道鑄錢使諸鑄錢監監所在州府都督刺史為之副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一

二五

監一人上佐判之續通典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置錢

監于鄱陽既而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係發運使兼提

點歲平三年以馮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

建路鑄錢事內供奉官白承睿同提點鑄錢事實錄至景祐

二年始置江浙川廣福建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一員以

魏兼為之九朝通略與提點刑獄序官按四朝傳榮宗範知

鈔山縣有詔罷民采銅皆散為盜宗範一切使如故真宗嘉

異擢提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與此不同當考元豐二年三

司言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官一員通領九路水陸巡按

不周欲增一員分路提點從之遂定為兩司在饒者領江東

淮浙七閩在虔者領江西荆湖二廣焉並聖朝職略至元祐

元年以坑冶鑄錢通為一司從淮南提點李深之請也會要

政和七年置提點鑄錢官兩員於饒虔州紹興二年置虔州

提點司從提點王喚之請也雖有上項指揮後來多在饒州

置司贛州只係巡歷六年趙伯瑜乞依嘉祐著令衙內添都

大二字與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詔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官

吏並罷令逐路轉運司交割以尚書省言坑冶鑄錢司近年

鑄錢全屬一司官吏所費不貲罷之二十七年置提領諸路

鑄錢官於行在差待從或卿監一員不妨本職兼領置屬官

三員以提領諸路鑄錢所為名以戶部侍郎榮蕤兼二十九

年從左司諫何溥言乃復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公事繫衙與運判序官依舊於饒贛二州置司輪

年守任專以措置坑冶督責鼓鑄為職祖額一百六十餘萬  
 貫孝宗乾道六年併歸發運司八年復置此據提點司題名  
 八年詔鑄錢司依舊置提點官二員於饒贛二州置司除王  
 楫李大正二人九年兩司分認課額將江南淮南兩浙漳州  
 利州路隸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又王楫等言  
 所有舊坑多係江西却屬饒州一司無從措置欲於江西管  
 內取撥江州吉州杭州興國軍隆興府却隸饒州司從之淳

熙三年併贛司歸饒州王楫專為提點官加都大馬

羣書要語朕修山澤之政令以足國裕民天方降林地不愛寶  
 惟是興利之廣福貴既長必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初寮除徐  
 謹制公拔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胡文恭行

葛源制按南州寶冶之饒佐縣官園府之用寅勞于外興利

公同上

古今事實

園府

管官錢曰園府之職選十八

鐘官

主鑄錢官曰鐘官王恭傳

鼓鑄泉貨

本朝提舉坑冶司掌收山澤之利或鼓鑄泉貨以給邦國之用  
 凡地利所入及鑄錢歲有定數視其登耗而賞罰之哲宗正史  
 職官志

銅鈔餘羨

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出使始於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二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真宗即以忠肅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按實錄及長編是馮亮此秀岩誤以馮為馬也馬忠肅咸平四年自西川運使召野雜記

職事修舉

鞏嶸權都大提點坑冶公事職事修舉直祕閣因其任冶司考宗朝定鑄額歲十五萬緡積久寢虧六不及一推原弊端知楮輕費重乃使楮與朴音鑛各時其直輕重只以相權坑于競勸朴務倍入先是冶卒竅情多遺朴泥滓中有司莫之察公置局淘洗所得皆精良於是盡還故額平齋集

得吏匿銅

胡則字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賚而輕數人之罪止籍為羨餘仁宗實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議錢上

劉巨濟

夫制世御俗非一謀可盡也便民益國非一術可該也是以聖人在上隨輕重而御之民所重則御之以輕民所輕則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制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一者循環迭相為救此聖人有國御

天下之太柄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雖立，而其迹不傳。逮武王建祚，師望佐業，外則通三幣之貨，內則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者取其流也。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後廉耻興，財阜而後禮義浹。用足而後教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輔桓公而成開塞之術也。周景變之，所以墮祖構而亡大小之法也。緣此而下，廢興不常。西漢以來，其制屢易。陳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錫銅山者有焉，廢五銖者有焉，創鹿幣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晉世傳而後，俗化漸薄，上無其制，下成其私。有風飄水浮之輕，有綿環赤郭之異。百名千品，莫可勝述。

遠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盡採並撤，文之以年，紀創之以事宜。規模大小，最為折衷。天下得以從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權。較之古先，誠得其術。國家剝去偽亂，襲有唐休烈，鼓鑄有常，或替運有常數，盜濫有常禁，出納有常經，循其本末，可謂詳矣。然比歲以來，邦用頗乏於民也。有困窮耗費之苦於國也。無豐盈羨給之餘，議者紛起，莫知其便。或曰宜鑄大錢，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造鐵錢，以同閩蜀之法。大可以益國，小可以辨民。行於一時，足見其利。嗚呼！是迂遠之說，苟簡之謀也。非所謂利於經常也。夫鑄為大錢，則民失其用，失其用則衆易其業。易其業則困賈生而奸濫起矣。兼造鐵制，則國用重，其禁重，其禁則俗為其便，為其便則抵冒作而刑辟煩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



而不行一患也。盜鑄日積二患也。於用甚輕三患也。歲鑄不給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鑄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於水火而民或盜者薄利誘之也。大小之法與前無異而用之甚輕者異物害之也。寶貨之路出於羨餘而歲鑄不給者浮費奪之也。為本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謂四利。塞兼并一也。嚴令二也。禁異物三也。節浮費四也。四利既立四患除。當今之宜莫便於此。

議錢下

劉巨濟

且自古錢法未有如國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來銅產耗竭鼓鑄不能供欲按其舊法而不變則患乎銅之不給欲鑄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則患乎民之竊鑄也。敢問何術而後可對自古錢

法輕與重大與不誠莫如國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術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間盜鑄盈市而法令不能嚴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獄未嘗聞梏一鑄錢者。故公錢益少而私錢益多。此未至者一也。海外之郡如高麗交趾之國一器一皿皆銅為之。彼以銅非已地所出乃多聚奇產無名之貨來鬻於中國。中國之人受其異而貪其寶爭以泉貨而市之。彼將錢以阜則鑄為銅器以便其俗。故錢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貧。而民日益以貧而國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邊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間與師者數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鑄之不絕於時一至於塞下無反者。此中國之泉所以耗而邊民之豪得以聚而積之也。故中國之物

其直輕由於錢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於錢多也。國家誠能止錢貨之運而若帛富商巨賈致於塞下使就取其符於江淮京洛間或泉或貨雜支以償之若此二三歲而中國之泉不營而自給矣。當今之策莫若此為便而國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夫釋老之徒以銅為器其徒日益增所鑄之器有銷錢而鑄焉者有市銅而鑄焉者國家雖有其禁又寬而不舉以日銷之錢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銅而給日興之鑄是何異枝而附枝乎。今誠能稍嚴其禁以為之限是為策之一得也。國家不知行焉。反謂於國休有織削之謂此未至者四也。此四者泉貨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猶水之有四竇木之有四蠹也。今誠能窒其四竇拔其四蠹則不變舊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竇未

能窒四蠹未能拔雖一變其法而為苟且之利愚恐有損而無益也。且變法者謂銅之耗竭矣。苟為銅之耗竭則雖以一大大者當百小者然後可行焉。其次則以一大大當五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其三則以一大大者當二十小者然後可行焉。夫民誘於薄利雖銷一為二猶且為之況百十之多乎。使在其禁猶將竊鑄而不已也。欲嚴其禁則抵冒盈天下欲寬其禁則奸濫盈天下。若之何而可為哉。其變法之禍見於前世矣。漢武時改鑄法而鑄白金於是吏民盜鑄而死者不勝數。王莽之世又為泉貨下六品與其貝化龜寶之類參而行之天下破業而陷刑者相望於道矣。孫吳亦鑄大錢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從而罷之。唐明皇時從第五琦之策為三品法愈嚴而犯愈多。商農之業皆失其

利有餓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變法之禍也今不窒其四竇而拔其四蠹而欲襲亂世已然之禍患未知其可也

江淮諸道都大提點司吳造記

洪邁

鑄錢置使治所在番陽不顯我刺舉視若易然北距淮南傳海西接巫三巴東際吳閩之會部郡邑四五百所分提封半臨制莫盛筦山澤之藏媪神實主張是或閑弗我與引水溉鐵可多為善銅春采月晴場人狼顧至得不補亡幸而金錫不窳敗薪炭如書采於山者黨不繼輒赤立無冊有一千彼勢足落吾事故居位鮮自稱唱為至難而張官建臺亦不常寧咸盡廢而奔他使或民部自領或出使發運以臨之或分為兩率縣絕不孰未少時已復罷文書益耗滌大健吏不能覲厥終去年春始

復合為一還都大一名冠其官著位墓吏悉與曩別而上饒君王巨濟周因任錫命弭節於番再貼四箱誌直權尊事顯風采自過朝夕取其思間寢食不暫舍亦類有天相地不靳寶曲江鈴山膽泉至下流成渠撰分銖小錢肉好精潔通數十年來所未有鑄尚方刀二萬不調大農一毫費更籍其贏儲上諸顧瞻後前殆絕倫配乃言曰吾為公家異力當爾今視吾居以及他陋之甚陋之甚宜將一新之掌固毋諱以勞我既葺永平之監樓官舍矣基浴異維元有堂可燕坐顧剪為冗屋敞飾之扁曰燕超有兩民廬徧垣後會其來饋又包以為堂復文正范公故蹟扁曰秋香大門正西向儕於閭閻於儀觀弗躋登以腆真予民買中出之涂數十丈作南門複門端頭伉赫與事体稱左立

詔書亭內列掾曹之聽府吏之次卒徒之區位置制度無小不愜適外間耳聞俄以告備迅捷如素疑於神明於是鍾官之故格格無餘韞皆兆於上冬十月未涉春以成主人六合客命酒落之而屬予爲記予謂天下之事莫時於可爲莫勇於敢爲莫壞於不屑爲且官府官室蟬聯付授非我嫌欲擅而有之者夫今不治後日之力必倍尚欲置勿爲渠可得巨濟獨從容談笑不動聲氣力半而功倍徒直若不足爲人之賦才相萬里不疑明甚予既著其事且推本其所以難之故使後人可效巨濟受知聖天子行身都劇寄爲國力訖於大有爲而後止其將不書予羞非文章家然記事多矣淳熙三年夏四月十六日記

### 提泉官屬

歷代沿革 紹興二年鑄錢司言本司昨被旨許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五員催網官二員後來與諸司屬官一例減罷緣所隸九州不可闕官詔復置幹辦公事一員檢踏官二員催網官一員後檢踏置公員十一年從韓球之請將檢踏官各分認專官職事一員在饒州本司一員在信州一員在建州一員在鄱州一員在潭州中興會要二十六年提點坑冶鑄錢司官吏檢踏官並罷二十九年因何溥議再置提點官於饒州置主管文字舊亦有贛州置辨幹公事一員鄱州建州各置檢踏官一員別置秤銅官催網官各一員差武臣續詔

事文類聚

卷之十三

八

於饒州添檢路之員中興會要

# 提舉市舶

歷代沿革

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澤為之

見柳澤劾

慶立跡

唐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

通監聖宋

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宗珂並兼市舶使通

判謝處玘兼市舶判官大祖實錄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

州明州各置市舶聽審官從便長編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

人賈海外者徃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海道回遠籍還

冢者過半歲抵罪者衆太守陳侂奏疏願置市舶於泉不報

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侂了齋之父也侂傳延平

志 舊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司兼提

舉而州郡不復預矣元豐三年書言廣州市舶條已修定乞

專委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迥廣西以運使陳倩兩浙

以轉運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轉運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

舉惟行倩子京兼覺察拘欄其廣東路安撫使更不帶市舶

後專置提舉而轉運亦不復預矣後盡罷提舉官至大觀元

年續置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請歸之轉運司不報建炎中

與詔罷兩浙福建市舶司歸轉運司建炎時政記明年夏復

閩浙二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元年十一月廢二

年五月復四年春復置廣司朝野雜記中興會要尚書省言

併廢以來工人不便虧失數多於是詔依舊復置紹興二年

事類彙編

卷之十三

九

廢福建提舉市舶初設提刑兼領旋委提舉茶事十二年朝廷欲措置福建臘茶皆欲發臘茶至行在置局出賣呂斌上

言於是茶事司歸建州而提舉市舶以次復矣中興係年錄

十四年命番商以香藥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詔丁沉香豆

寇龍腦之屬號細香藥者十取其一朝野雜記乾道二年詔

罷兩浙提舉市舶逐處職事委知縣監官同行檢視而

總其數令轉運司提督紹興二十九年張闡言福建廣南各

置務於一州兩浙船務乃分建於五所至乾道初臣寮言兩

浙臨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陰軍凡五處有市舶祖宗舊制

有市舶處知州兼提舉市舶務之判帶主管知縣帶監而逐

務又各有監官市舶置司乃在華亭近年遇明州船船到提

舉帶一司吏人留明州數月名為抽解其實搔擾且福建廣

南皆有市舶物貨浩濶置官提舉誠所當宜惟是兩浙置官

委是冗蠹乞賜廢罷

羣書要語張鷟云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誇險憑危飛艦走浪望

鼠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州而一息為波象郡萬舶爭先島

許巒騰千艘競進注日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大鼠又有麟洲

詩句航深越海輦驢踰障顏延年

古今事實

盧鈞仁恕

唐盧鈞字子和開成三年為廣州刺史南海有蠻貊之利珍貨輻湊舊師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為南海者靡不稱載而還鈞性

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

李勉廉潔

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纒至四五幾視奇謹勉既廉潔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牒本傳

造奇器進

南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曰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也玄宗稱善

貨溢王府

張公為安南習於海邦奇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於藁街唐翰林

金珠御史

王絲紹興人以待御史為廣南運使兼市舶提舉舊蕃稅之來十稅其一必擇精者絲令精粗兼取夷人悅之目為金珠御史

天子南庫

市舶者其利不貲推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也諸番之寶五天之珍每歲山積市舶錄

縑貨所集

南海諸國縑貨所集蠻夷貨也縑以梭子立二切同上

掌征推事

市舶掌貨海舶征推貿易之事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清節益著

淳化二年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守者多涉議敏中  
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官無所求索清節益著長編

委寄非輕

紹興二十一年李莊除福建提舉上曰提舉市舶司委寄非輕  
若用非其人則措置失當海商不至矣莊可發來稟議然後之  
任中興會要

少實民力

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  
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實民力耳

頗助國用

上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中

興會要

歲入二百萬

高宗問張闡船司歲入幾何闡對抽解與和買以歲計之約二  
百萬緡如此三路所入固不為少中興會要

課入倍他路

紹興二年廣南提舉市舶司言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叔  
課入倍於他路同上

論四弊抽解

紹興三十年言者論市舶四弊二損詔有司講究戶部奏復抽  
解舊法

路官部遺



# 京尹

此下補外集總管府之後

歷代沿革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京師為內史漢因之景帝分  
 左右內史武帝置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為三輔後漢都落  
 為河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  
 為清都尹後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唐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  
 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領州事永徽中改尹曰長史開  
 元元年改京兆府長史復為尹通判府務牧缺則行其事百  
 官志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宋牧尹不常太宗真宗皆嘗尹京  
 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尹正畿甸之  
 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承

旨已斷者刑部御史臺無輒糾察典司轂下建隆以來為要  
 劇之任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  
 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四朝志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  
 衙凡命知府必帶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  
 待制則權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聖朝  
 戒略中興駐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為臨安府守臣帶浙  
 西安撫多卿監從臣兼紹興三年詔臨安府有奏稟事許不  
 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領臨安府尹就東京為廢廢臨  
 安府通判簽判取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  
 差侍從以上判官依天聖令用鄭官以上餘曹掾依舊府官  
 庭參仍拜小事少尹裁決徒流以上息案判準奏則係皇太

子衛申中書以下文移則少尹簽書九年皇太子辭免臨安府尹其知通察判推判官並復置中興會要孝宗會要

唐書

夏語

三毫叛尹

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君陳尹茲東郊

並同

上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

史記凡帝王所都

皆曰尹尹者正也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

之誅袁安留冬日之愛尹丹陽傳序

芒芒天區畫冀為京商邑

翼翼四方之經爰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以興萬國承流揚雄

箴朕日出御便殿召丞相已下計事而大京尹得在其中非常

吏也元相制宜紆朝紱用清都董相王制誠以海內法式自京

師始輦轂之下盜賊為先假之恩威用警豪右同上京兆五守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平罕繼

梁邵陵王薛表

政非一軌俗備

五方內植寬明外持簡惠神臯載穆轂下以清齊竟陵王行狀

名存內史之榮寵貴京兆之號赭衣盡獲枹鼓希鳴孫樵集尹

右輔而鎮西郊崔陵制自尹京輦入甚便安盧士致制京兆郡

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韓衣左翊之地近入黃圖幸新豐勅左

馮故地三輔舊名晉廢長春宮勅朝許政能任先廣漢白氏六

帖時推明察選在不疑邊延美譽趙張能名延篤邊鳳趙廣漢

張敞四人

鎮撫畿甸肅清京師表則四方監臨三輔况屬休明

之朝宜尊表則之位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並同上封

畿千里統以京兆西京賦京兆郡國首賈捐之傳馮翊吾左輔

也故其選任冠四方岳牧之首白集張正甫制閣下赤心事上

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忠於君孝於親韓愈上李大尹書杜

西漢難追河南二尹東平罕繼梁邵陵王薛表政非一軌俗備

善為鈞距

牧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管轄非有德者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耶 牧民天府總京邑之浩穰楊億

代表 召典京師淇水制 委司京都胡文恭制 尹正畿甸曲阜制 尹釐神甸舒信道故 進尹神畿聖朝略 委司都府之治胡文恭制

詩句 駢駕乘駟馬謁帝朝承明梁元帝尹荊州詩 郎署轉曹雖久次京河亞尹是優賢鄭谷詩

古今事實

吏民稱政

前漢趙廣漢行京兆尹滿歲為真以和顏接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京兆政清吏民稱之而不容口長安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其發摘奸伏如神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書

訟者相讓

韓延壽為左馮翊歲餘不出行縣丞掾請之至高陵有昆弟訟延壽傷之曰骨肉爭訟是吾教不行也乃入傳舍閉閣自思過於是訟者遞相責讓皆肉袒願以田相移至死不爭延壽恩信周二十四縣無訟者吏不敢欺

毋問平反

雋不疑為京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即喜笑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善為鈞距

善為鈞距

善為鈞距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鈞距捕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

搏擊豪強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兆畏之

趙張三王

漢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謂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 取官分紀

納言出任

劉靖為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 魏志

出安京邑

張擘為京兆尹入侍宴樂出安京邑時人為之語曰自以幹治

稱

法簡不犯

晉傅瓊持法簡而不犯

政號嚴明

唐柳仲郢為京兆尹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

無敢犯政號嚴明

實惠為政

柳仲郢先為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實惠為政或言

不類京師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都邑之治惠愛為本

號稱職尹

唐嚴郢太曆未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射敢誅殺賊

盜衰減隸官匠于數百人號稱職尹

前尹後尹

李叔明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唐書

輦轂師表

唐憲宗時京兆尹柳公綽口奏云京兆為輦轂師表

職司輦轂

唐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曰驕恣軍吏李昆貨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憲宗詔以昆付軍治之奏曰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味盡輸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京師豪右歛迹威望大震

政尚寬簡

顧少連政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源乾曜為京兆尹政存寬簡

以承大化

柳渾為相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以承大化

摧抑豪右

唐劉栖楚政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鈞距人多比之趙廣漢

鷹隼始擊

孫寶召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以威嚴霜之誅掾部詎有其人乎文即曰無其人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李寶曰其次文

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竟無所譴

百姓謠李

唐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以雨災歸咎京尹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米賤追李峴其為得人心如此

父子五為

唐柳仲郢父子更為鎮五為京兆再遷河東

兄弟繼為

李仲通天寶末兄為京兆尹弟叔明繼之

法不可犯

韋渙為京尹帝舅鄭光莊主更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渙係之且

言必實以法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上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記頭上尹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宿奸老蠹飲迹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譟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公正方嚴

唐韋澳為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決斷無差

唐德宗時吳湊為京兆尹湊以勤儉為務人樂其政掾吏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呈冀免摘瑕病湊雖倉卒必指其奸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厘之差吏亦大過不行故貴吏尤

事文類聚卷之十三  
揚厲庶務咸舉

論官市強估

吳湊為入強力勤儉未嘗擾民上下愛同京師若官市強估取物有司附媚中人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責臣可辨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擇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官市令平價和售以息眾譴

京兆三王

唐中宗以張仁直為洛州長史初買敦頤為長史頗有政績故時為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聞挽鈴鵝

溫彰作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視之乃鵝也尹曰是必詐其人

採子命吏視之果得採雞者

實貴寵于法

本朝歐陽文忠公尹京不事風采至貴寵犯禁令有求免者必實于法雖詔命有所不從

列內侍罪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奸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

聽斷如神

杜正獻公衍開封治京常撓於權要至公聽斷如神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

吏民畏服

言行錄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閉節不到有閩王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言行錄

士夫稱能

沈遵知開封府為人明正通達世務其治開封每旦起視事日中則延無留人出與親友往來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東都事略

閭里知名

包拯召知開封府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官官為之歛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拯即大開牙門人徑至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

治益精明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上數下詔書褒美歐陽六一集

尤號嚴肅

太平興國六年以李穆參知政事上曰卿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發擢

為政誠信

陳文惠公堯佐字希元開封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歲以擊強盡察以防奸譬於汲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於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



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言行錄

為政精敏

呂湊字濟叔知開封府為政精敏京師翕然稱之東都事略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及領京尹富人孫氏京師大豪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遠方而豪猾斂手聲聞赫然言行錄

豪右屏迹

李穆知開封府豪右屏迹權倖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

輦轂清肅

韓維字持國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輦轂肅清神宗曰韓維以文學及在繁劇號稱或可謂得人言行錄

都人相賀

吳康肅公芾知臨安府命下之日都人相賀而吏屬屏氣入謝庭中內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閹家童歐傷酒保公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管佛室錯雜民屢藏匿奸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側目而執政亦不悅晦菴集

遼使歎息

王安禮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係侍辯者一切論決

未三月而獄內皆空揭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以為異事上曰  
安禮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哲宗實錄

范仲淹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師為之興謠曰朝廷無憂有范

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談苑

老姦自畏

王恭簡公岩叟知開封府曹讀以物產貿易萬緡市僧稽違逾  
年止輸其半一日聞戶外有錢聲償錢皆足讀怪之詢其由乃  
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公治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  
而老姦自然畏粟民不敢欺 言行錄

發姦利事

鄭戩字天休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  
流之于海島 事略

治有能名

蔡端明襄字君謨開封世稱難治公居之有能名其治京師談  
笑無留事破姦發隱吏不能欺 言行錄

擢為宰相

劉沆天聖中所至有治劇之聲自開封府尹擢為宰相

三世尹京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人謝言曾祖顯祖適皆常領府事今臣復  
攝尹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四朝國史  
鞭扑以治

祖父諱頌字子容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蘇氏談訓

文書親決

李椿字壽翁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待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府事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子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使亟解去而人至今稱之晦菴集

事皆默記

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爭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不失毫髮吏民皆以為神不敢復欺

古今文集

雜著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都則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替始國家公前代之故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眾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太積而不統中行而有倫和叶轉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侍郎在其職先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為劇曹郎懿文菁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

覆露于轂下邪或姑閱其能而獎授之邪初西少尹視事之堂  
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沼故移創於是自後厥  
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  
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  
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顯督武備既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  
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才而擢為大吏佐天官分千職皆其  
遷次然也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  
名氏歲月俾風來相屬且為故志云

律詩

寄京兆韋尹

杜牧

一謝零陽舊使君郡人矯首望青雲政聲長與江聲在自到津  
頭日夜聞

贈鮮于京兆

杜甫

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雲霄今已逼台表更誰親

杜尹詩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名萬古存

# 都廂

歷代沿革 宋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  
外居民頗多舊例推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  
統之長編天禧五年增置九廂同上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

朝官魯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民有聞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韓維之請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二員分左右廂管勾十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留以備諸般差使元祐四年知開封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四年罷紹聖元年復置續會要紹興中臨安府先依開封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添置官二員分減在城詞訟其後臣寮言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移往城南北廂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臨安府先依開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廂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內左右廂

添置官二員欲令減在城詞訟本府每日詞訟亦有七人並判送二廂逐廂公吏徇情曲法非理道人並不係公行遣送丁詞訟既多有非廂官所能行者一切不決州府既不與決而廂又不行遣人尸怨嗟緣臨安府與昔日開封繁簡不同本府張官置吏不少見今城南北廂官全闕欲乞將在城左右廂廢罷其廂官二員却移城南北廂所有城內詞訟令本府依前自行理決從之中興會要

古今事實

決斷詞訟

事見沿革

遂除御史

蔡確字持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

責確廷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今輦轂下比肩事王雖  
故事不可用庫不能屈神宗聞而嘉之後因其舊官有闕執政奏  
乞除官神宗曰只用不肯階墀見劉庠者遂除監察御史  
温撰確傳

# 武太守

補外集諸州刺史之後  
邊守同

歷代沿革唐末有兵鎮宋太祖以知州易方鎮沿邊州郡或當  
一道衝要者並兼兵馬鈐轄巡檢都監或帶沿邊安撫提轄  
朵甲沿邊溪洞都巡檢餘州軍則否  
羣書要語坐甲護邊乘障掌其北門之管  
行武守制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儼戎屏華號為難理  
出總邊瑣公是

## 集制

### 古今事實

才氣無雙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才氣天下無雙

魏飛將軍

李廣右北平太守匈奴魏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匈奴遠避

漢魏尚守雲中匈奴遠避不敢近塞

匈奴引去

郅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奏事匈奴素聞其節舉邊引去竟  
都死不近雁門後匈奴至為木偶人象都令騎士射之莫能中

其見憚如此

虜不敢犯

後漢崔寔字子真為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寔整  
厲士馬嚴烽埃虜不敢犯常為邊最第一

虜不敢向

廉范為雲中太守虜不敢向雲中

胡虜懾氣

後漢祭彤字次孫遷遼東太守胡虜懾氣

蠻夷戀慕

張巍字伯叔為越雋太守徵還亦夷戀慕送出蜀東

士樂為用

李廣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士以此樂為用

懷遠以德

晉羊祜字叔子都督荊州諸軍事朝廷委以方鎮之任祜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

疆場無事

晉士燮為交趾太守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賢於長城

唐李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  
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  
矣

政化大異

王追守益州政化大異有神馬出滇池河中甘露白鳥至始興起學校漸變其俗晏類要

威能震敵

桓階為趙郡太守會羣僚送之上曰北邊未靖以卿威能震敵德懷遠人故以相煩是亦寇恂河內之舉桓階傳

風化大行

徐邈字景山明帝以涼州絕南接蜀寇以邈為守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殿修武成酒泉鹽池以收厲穀又廣水田募貧人佃之家家豐足然後率以仁義風化大行百姓歸心西域通戎入貢皆邈之勲晏類要

化行夷狄

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狄君長咸慕獻珍頌德天子嘉之即以為太守夷俗安之自為都尉太守十五年卒于官

德懷遠夷

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好立功名慷慨有天略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致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最等百餘國舉種奉貢稱臣

教其耕稼

光武中興錫光牧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建立學校導之以禮義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初遣使貢獻封益水候嶺外華風始於二守



安靜為務

宋治平三年免新差知延州陸詵正衙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  
施為詵奏曰邊事不可進度候臣到審察有所見當書條奏然  
未審陛下欲示威夷狄唯欲安靜而已帝曰邊陲當以安靜為  
務比見王素言朝廷與大帥皆欲疆場無事唯將校使臣欲生  
事以要功卿謂何如對曰誠如素言陛下能委任將帥疆場無  
事即天下幸甚

召拜樞府

蔡挺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樂府詞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  
至則使倡優歌之達于禁掖天子愍焉遂有樞府之拜四朝志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久任邊帥

周必大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  
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然  
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  
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  
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  
施今陛下以郭棟守惟揚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闕外之事稍  
革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示  
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矣昔  
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

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逐單于  
抑疆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  
聽之滅成邈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石糧季年乃有  
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賀  
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  
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內平僭  
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冊可覆視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  
近守家法如棘剛董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三州之事界之  
使其條境內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明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  
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斲有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  
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略不敢萌苟簡

之心而陛下之憂顧寬矣取進止

王仲儀真贊 名素文正公之子

蘇子瞻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國之所慕天  
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  
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  
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  
最誠不知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太策安太衆呼之則來  
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  
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  
轉運使陳述古攝帥事與副總管劉几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

大恐聲摧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譟亮  
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  
默成如此之捷乎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四

建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遺

總幕職

此下補外集府判之後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羣書要語參佐使局

常毗使軒

賓佐

賓彥

賓采

賓

寮

並晏公類要

以良士而替賢侯宜乎多成功而鮮敗事矣

樂天行廬商制

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

規等制

翹車著詠 袞帛垂文式重弓旌以光樽俎允奉幕中之

畫以稱席上之珍乾祐敕夫幕吏之道有事必言知無不為杜

收行李知常制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

為顧韓退之箴軍府之要掌在賓寮白居易制豫籌幕府擢祭

兵謀朝文恭行朱遠制諸侯辟之以佐於賓席杜牧之行李承

詩句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李自古風桃李蹊空久芙蓉客

暫依李文饒歸路芙蓉府離堂玳瑁筵劉禹錫選陸侍御歸淮

南幕廟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權高適王門高德業幕府盛賢材

杜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杜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倘員杜婉

婉幕中畫謝宣遠張子房詩黃金臺貯後賢多杜將軍昔着從

事衫鐵馬馳突重兩街杜魏將軍歌荊州勝事衆多聞幕下今

朝又得君姚合送陳彤赴江陵幕

古今事實

為國上賞

枚乘字叔久為大國上賞與英俊並游漢書

接以交友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太守王朗會接以交友之禮魏志

禮以上賞

任為從事禮以上賞白氏六帖

風幕

晉謝安王坦之嘗詣桓溫論事溫令郝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

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

蓮池

王儉用庾泉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沔書美之景行泉之名

參佐賓筵

唐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器之及鎮浙西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從事賓幄

李文饒作鄒平公資福院記公釋褐從事在賓幄之間

汴州判佐

唐狄仁傑授汴州判佐

有出入見

路嗣恭嶺南節度入覲曰臣從事柳渾有出入之見

待如師友

劉賈博學善屬文耿介嫉惡玄宗時對策極言中官權威盛令孤楚在興元半僧孺在襄陽辟為從事待如師友

盛選材彦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虛心下士其所擇從事望重幕府盛選材彦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

多得名流

崔衍遷宣歙池觀察使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多顯達

下車辟荀孔

晉東海越為交州牧。以江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參書幕。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否。統舉郗鑒。阮修。程牧。時以為知人。

重胤羅温石

烏重胤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嫖。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韓文

與均禮

崔咸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詞。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咸幕府。

與均禮

主留務

徐彥若為清海軍節度使。卒于鎮。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廊廟之才

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為孔融功曹。融稱紹有廊廟之才。後為相。吳錄

兼人之才

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皆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韓文

南樓談詠

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登南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且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而坐與浩等談詠本傳

昆弟同幕

劉崔望字希徒崔安潛帥許及劔南崇望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武昌號為多士

一時高選

李樓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王質字華卿為宣歙觀察使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哲李行方劉蕡皆一時高選

西山爽氣

王子猷為桓溫車騎參軍溫謂曰卿在府久此當相料理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頤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為小朝廷

唐鄭從讓為河東節度表王調劉崇龜趙崇李渥崔澤等為判官書記支使皆一時選京州士人比大原為小朝廷得才多也

極一時選

武元衡字伯蒼節度劔南元行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皆一時選

王維河西節度天寶中名聞于邊他所辟舉如王維王緒崔尚  
等皆一時選云

皆當時士

元稹浙東觀察使所辟幕職皆當時之士

皆為顯人

韋抗所表劉昇卿王維王勣為僚屬後皆為顯人

盡理箴規

劉悟節制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悟纖微垂失直言必盡理箴  
規以是美譽日聞

咨訪得失

唐楊於陵字達夫節度使領南薛韋臯李翔等在幕府咨訪得失

博學強記

李商隱能為古文從事令狐楚幕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行修學進

石洪字巨川行修學進聲號聞四方諸府交辟烏重胤聘為河  
陽從事治民實考功奏石洪為天下第一韓退之為石洪墓誌

以文章稱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泗李兼杜佑裴胃交  
辟之

幕中謙謙

李潘字叔翰少治談修檢雅容儀好學詩律封在徐州辟為從  
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



才略精明

李石字中玉初辟南廳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吏精明

奏署幕府

張封建字本立治徐州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其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先奏後聘

唐桂管觀察使王拱聞令狐楚之才欲以禮聘召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聘

鳳皇芝草

足下仁者宜在高位託在幕下則不為得所足下出類拔萃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退之上

豈池中物

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為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舊唐史

賀得主人

近者閣下從事李恊律翔到京師馳往省之且先賀其得賢主人退之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召為諫議

賈直言署李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持刀負糴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繫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穆宗召為諫議

最為上客

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為西京留守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分紀

天下名士

天聖明道中錢文僊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名士

同遊嵩山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僊公遣吏以厨傳散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府事簡無遽歸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送竇從事序

韓退之

踰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距海敵其陽是維島居舟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實中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

之作送賈從事以府平序

古詩

鄖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韓退之

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碁月暗秋城柝何當鑄劍  
戟相與歸臺閣銘山子所工揮羽余何作策勳封龍額歸騎獵  
麟脚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鷄

寄盧仝

韓退之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  
從塞間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

贈益府羣官

盧照隣

一鳥自北燕飛來向西蜀羣鳳從之遊問之何所欲答云寒鄉

子飄飄萬餘里不意惡木枝不飲盜泉水常思稻梁適願棲梧  
桐樹

律詩

寄洪州幕府盧侍御

韋應物

乃報南昌令乘馬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中  
妙水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材榮

送顛赴潤州幕

杜牧

直道事人男子事異鄉加飯弟兄心還須整頓韋絃佩莫獨吟  
誇玳瑁簪

別蘇溪赴湖南幕

杜甫

得實翻蒼竹樓枝把翠梧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四

無言守空年

送蘇兵曹

杜甫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絕句

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天中月色好誰看。

示同列

韓退之

城上赤雲呈瑞色。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日連鑪向闕時。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呂伯泰

止戈堂上展聲閑。飛蓋相追杳靄間。君到定知難入眼。倚天瀟灑是家山。

路逢千客九袷青。半是同窓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

送王實之赴長沙幕

劉克莊

賈傳遺蹤在。君於此。泛蓮不應卑濕地。猶着廣寒仙策。好人爭誦。名高士。青衿衡山余所管。擬結草鞵緣。

書記士使

歷代沿革

自魏以來有其名

魏太祖以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

書記之任

南史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帝經綸之日

唐景陽

中元帥府置掌書記一人。節度使亦置焉。掌朝覲聘問慰薦。

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後唐長興中有書記支使

**未**乾德二年詔歷兩任有文學者許兩使留後奏充堂書記

詔曰曾記之任資序頗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

今歷職兩任以上有文學即許節度使觀察使留後奏充

平興國六年詔諸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資考俸料

並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學及諸色人任無出身人

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有出身曰書記無出身曰支使位

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並國朝會要

**羣書要語**籌謀文藻各有所長能專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

白集行姚元康制專司奏記盧衆制軍旅之事不可無任奏記

之事不可非才徐騎省行掌書記制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

必割豈謝軍犀落筆不休寧慙倚馬柳子厚奏薦從事表楊

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李德裕太原書記壁記

**詩句**知君書記本翩翩為許從戎赴朔邊杜審言贈蘇書記賓

筵得佳客侯印有光輝温庭筠送郭書記

古今事實

主上表章

三公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

本於從事之職續漢百官志

重其文章

宋齊丘鎮豫章以喬公舜為掌書記性簡率有幕中十餘年未

嘗趨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精於簡牘

唐韋涉奏韋元甫充支使元甫有器局精於簡牘所洩有聲

杜君主記

以右拾遺杜君為主記 李文饒集

鄱陽書佐

蕭穎止陳留逆旅有一老人見之曰君一似鄱陽王蕭驚問老

人曰某姓左昔為鄱陽書佐 同安志

為文瑰奇

唐李商隱為文瑰奇

文檄豪健

舒元興擢高第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

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

足致樂也

檄愈頭風

魏陳琳字孔彰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書

記室琳作書及檄草成太祖先苦頭風卧讀琳所作頭風頓愈

又太祖適近出瑀於馬上具草書成太祖覽畢欲有所定竟不

能增損

翰動如飛

乾符中王重榮鎮河中辟李巨川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重榮

巨川合諸蕃協力誅寇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

不疎動重榮收復巨川之助也

為文贍速

陳武帝討元景仲引趙知禮為書記為文贍速下筆不能自休

博學強記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員推章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時謂員推章狀

騏驎千里

梁建王為雍州刺史以江革為南征北記室參軍弟觀兼書記

沈約任叅與革書曰雍州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弟可謂馭一龍於長途騏驎於千里

八堂書記

張鷟十年歷文武之佐六府八堂書記時論善之翰林故事

露布咨歎

李晟表于公異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德宗帝覽泣下咨歎至再

書檄中理

王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紛沓神安思敏言趣中理鄰藩皆驚文理貴中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表謂之曰立構

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

刀筆助恢復

王重榮刀筆助恢復之功

人文掌宸翰

僕射高貞公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士河南尹杜公以材華登貴任繼斯闕者不亦盛歟李文饒集

思毫稱是職

非天機殊健學源濬發令思而九流委翰揮毫而萬象駭奔如庖子提刀為之滿志師文拜瑟效不可窮則不能是稱職也上

浮華罰掌書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奏語大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以

戒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令人以文害事

材名由是選

魏氏以陳淋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李文饒集

召拜為待御

杜牧擢制科生僧孺鎮揚州辟節度府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為事數年召拜為待御生僧孺餞之曰以待御史風簪遠馭固當自極夷塗

同退不同進

歐陽公初坐論救范公貶三峽元昊反范公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書記公嘆曰吾初坐論范公之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



事文類聚遺集 卷之十四 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徐泗濠三州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貳，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凡三人。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

書禮部郎中。其一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今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為閱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華，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置諸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送楊支使序

韓愈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日留也。以羣

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為  
久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  
今中丞之在朝愈且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也有問湖南  
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然後得謁湖南之賓  
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  
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  
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  
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庶  
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  
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

擊之

送孤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子厚

僕間歲驟遊郊壇今我師楊大夫時為侯奄盡獲羣校用咎法  
篋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  
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鵠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  
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  
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  
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  
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任其難哉噫自  
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徭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  
僅而獲廢投石而買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

掃故壇拓遠西戎而寵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  
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  
植密書於借劬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刻熟  
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  
土劫脇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  
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於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  
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律詩

送韋書記赴安西

杜甫

夫子欲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籍在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  
捷公直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蒼然

寄高書記

杜甫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  
子崢嶸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送高書記

杜甫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往書  
記用規國士知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  
所思男兒功名遂正在老大時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送鄭書記

錢起

決勝無遺策辭天便請纓出身唯徇死報國且能兵受命麒麟  
殿參謀驃騎管短簫催別酒斜日駐前旌義勇千夫敵風沙萬  
里行幾年丹闕下侯印錫書生

贈王管記

高適

飄飄戎幕下。出入關山際。轉戰輕壯心。立談有邊計。

寄院中諸公

劉長卿

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早晚歸漢庭。隨公上麟閣。

送中遇劉書記

高適

何代無秀士。高門生此才。幾載困常調。一朝時運催。白身謁明主。待詔登雲臺。

送蔡都尉因寄高書記

杜甫

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翰。

送張支使

陳后山

曠度逢知晚。高才處下難。清秋一鷄上。拭目萬人看。

寄淮南實書記

陸龜蒙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力似應徐。五丁驅得神功盡。一酉搜來秘檢疎。

# 總諸曹

歷代沿革各見後逐官之下

羣書要語官惟府掾署列州司白六帖郡掾府寮允貞散哉

署列六縣名列府寮或寮軍事並同上

詩句冉冉府中趨古詩

古今事實

曹事數費

海文類聚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十八

陳遵為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論之府曹  
詣寺舍曰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論遵曰漢百乃相聞故事漢  
百則斥後滿百西曹請斥司徒官優容之

號殺公掾

晉周振頗為三公府辟辟書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莫有  
辟者魏舒楊源為司徒遂辟之竟無他事

常為師友

漢嚴詡為潁州守政清簡常謂掾吏為師友

職徒勞人

漢梁竦曰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在府參軍

郝隆 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蝦蟇濯清池桓公問何物  
答曰名魚為蝦蟇桓公曰何為作詩在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  
蠻府參軍何為不作在語也 世說

假日不休

漢薛宣為瑯賊曹掾張扶至假日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曰曹雖有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慙之

號三語掾

陳留阮千里有令望大尉王君見而問之曰老莊與聖教同異  
答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為掾人號三語掾

孫楚長揖

孫楚字子刑為揚州參軍至州長揖刺史石苞曰天子命我參

卿軍事

却超多髯

晉桓溫辟王恂為主簿。却超為參軍。超多髯。恂短小。時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稚主管簫

唐張文灌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主管今之管簫。吾所不及。

杜暹清吏

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懸之。暹為受百番。眾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軍事偉辯

盧承慶為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

### 總監當

歷代沿革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詔：諸路轉運使副當體量部內監當京朝官內。公勤廉幹顯有勞績者，具名聞奏。與親民差遣。宋朝哲宗正史職官志：監當官掌場務庫藏出納之事。其征推場務歲有定額。以登耗為殿最賞罰。凡課利所入。逐日具數申于州。四朝志：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州縣監當官有闕。令漕臣辟奏。一次二年詔：監當官以二年為任。滿六考許。開禧四年詔：繁劇去處止得添差一員。乾道六年詔：吏部將監當官闕員依條注識字人。中興會要。

州糧料院

古今事實

出納槩量

趙清猷公林字閣道監潭州糧料院出納不限時日槩量平人便之神宗實錄

召試除校理

胡宗愈謚修簡監楚州糧料院伯父宿為樞密副使出守杭陞辭英宗問之曰子弟誰可繼卿者乎宿以宗愈對會曾公亮薦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

錢監

歷代沿革宋自開寶平吳之後因其舊制置錢監于番陽既而

江淮荆浙閩廣之地皆有監聖朝略

羣書要語管錢官曰園府之職文選涖金治之別司胡文恭行

成有宗制公挾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葛源

制司南州寶治之饒佐縣官園府之用宣勞于外與利在公上

詩句未能便乞岫屨令官曹似是錫與銅王願赴建州錢監

古今事實

鐘官

王莽時主鑄錢官曰鐘官漢官志

事文類聚

王莽初改銅錢

劉濛叟掌饒州鑄錢監江南舊鑄鐵錢至是改用銅錢濛叟在

或三年增課十餘萬真宗實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議錢 劉巨濟見都木坑冶門

監倉

羣書要語當庾氏之掌胡文恭行裴士傑制服勞廩委公是行劉浩

詩句平分大倉粟盡讀鄴侯書陳石山謝監詩校繕閱帑藏發

廩整新箱高適贈司倉詩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東坡泗州南山監倉蕭淵詩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

倉同上身到瀛洲須命好官稱庾氏莫言卑何斯舉寄錢仲監

倉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閑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方干寄

普州司倉賈島詩

古今事實

治粟都尉

漢韓信為治粟都尉

太倉令

漢太倉令淳于公

堂粟辨穀

倉人掌粟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



事類彙編卷之十四 周禮

以官為氏

前張嘉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唐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前王嘉傳

躬坐度中

傅蘇簡公堯俞復起居舍人監衛州黎陽倉直場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曰不可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度中治事不懈 言行錄

古今文集

律詩

題儀真常平倉廩

劉漫塘

苦微官縛此身汗衣亭午亞紅塵維舟醉卧垂楊下輪與江湖自在人

选五六弟赴四明倉官

劉克莊

子去為倉氏入應重客卿須憐春歎苦勿愛金鐘贏羊貴脾神 厄獲佳肺氣平親闈最關念頻寄雁傳聲

監鹽

羣書要語 推東池鹵生息倍稱 元微之行唐慶制以幹蠱之才 領鹽鹵之務管推條制動皆得宜 白集裴弘泰制 局課衍盈 胡文恭行姚頴制 商利局者以饒衍名最 同上行賈程制 鹽鐵推東之籍 杜牧行李鄂制 往幹牢盆之入頗增近監之饒 胡文恭

事類彙編

卷之十四

五

行劉制 征筭之饒衍於局次 同上行牛拱辰制 臨整權之局 置無遺方沛有羨緒 行毛維藩制

古今事實

均輸鹽鐵

漢置均輸鹽鐵官 食貨志

舉於魚鹽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 孟子

魚鹽富國

齊管仲魚鹽富國

國用益饒

崔公僊幹池塩于蒲修卒益謹衛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

而荐室吏懼而循法幾不結網而國用益饒歲抄會其所入贏 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劉禹錫崔公僊碑

復海陵堰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監泰州西溪塩稅貽書發運使張綸復

海陵堰綸表知興化縣 仁宗實錄

築捍海堤

范仲淹監泰州西溪塩稅建白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

長數百里以衛民由 言行錄

目為學士塩

劉忠肅公摯責監衛州塩倉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雜以 偽亞入未嘗食善塩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為償弊減十七

八父老目為學士監 四朝國史

古今文集

雜著

錢清鹽場廳壁記

劉漫塘

錢清鎮去紹興府四十五里而近有江曰浦陽蓋自婺之浦江發源浦江舊名浦陽也唐志載越州有府一曰浦陽乃府兵之府城基猶在有橋曰隱兵而錢清之名則不知所始相傳以為錢武肅王誅董昌於浮梁因以得名然近嘗發土得靈助廟捨路記乃會昌中碑已言錢清則名已久矣昌傳言執昌至西江五代吳越世家又言西小江豈正謂此江邪或言後漢父老持百錢送太守劉寵寵各為取一大錢以此表其清云熙寧間部

使者盧秉論鹽課云越之錢清場江水清淡以六分為額不言三江曹娥兩場老吏云崇寧改鹽法始以錢清分為二場場基堆阜四環乃舊教閱之所今猶目為教場亭民本九十餘戶戶每月出鹽一席豪民既浸奪其地邑胥又多方漁獵之復有私販通注之擾僅餘三十八戶而額不減使之均出是以重困四五十年來未嘗及額而逋負愈積矣從弟鏞孤苦力學久處上庠幸取世科頃尉東陽頗著能聲轉而為此不敢不謹撫存亭民既為之剔蠹疏源又間為之代稅輸三十八戶欣然如更生而課亦隨羨遂增九分有奇廨宇建于崇寧二年適百年矣雖頽敝之甚高宗幸四明略嘗駐蹕其中鏞為一新之倉使得十萬錢而為屋三千餘楹宏敞雅潔什器俱備使亭民之解事者

司錢物之出入官吏皆不與居民仰嘆以為前未有也又嘗為  
府中修山陰兩鄉海上石隄八百丈土塘千三百餘丈添勦兩  
壞造南岸大石橋以便往來亦可謂勤矣夫潛止三月以書來  
求壁記將書前任名氏歲月之詳因為取其大槩併記之庶後  
來者有考云

重修廣州都鹽倉記

洪邁

客從東方來道南粵顧瞻其山川樂甚為解纜少留時時游艾  
老間頗得聞粵中賢大夫士始財毛舉枝具一二數不悉客隘  
而面之曰丈人休矣盍置此而新其說乎一人茫然長思食頃  
及言曰客果欲知之邪則吾部使者陸公真其人自朝廷合常  
平鹽茶之政相更五六官因仍為容秦蠹弗剔隄引歲月儲敝

無他而公尋端摘緒晝暮嘗省利出害去適然一新顧吾能老  
而已不假細語客姑告客以都鹽倉之故嶺南醜鹵為市與他  
道百而吾州南肘大海厥土廣瀉牢盆取贏又百他郡異時不  
官以臨不膺以貯指庠宇數列借為倉稱鬻鹽狎至或露積不  
墉不泚于涂泥則回入主吏稽商踣財上下一息公能出笑談  
於期年峙屋一百修廊縵迴簷角鸞舞重栱傑棟演迤帶泉而  
吾一民不與知歲計甲乙舊為緡錢五十萬大抵不能滯今直  
數月主辦方求益縣官至上百萬味止使得如漢倉庾氏世公  
子孫吾儕小人衣食而羨於鹽足矣客曰父老而不前聞昔公  
為蒲陽以忠厚長者近民詠歌不可足至溢為嘉麥靈芝爵五  
邑之三瑞固已繪諸天朝特書吏官持以試南宮士榮榮然驚

入惠歛茲土如萬分一方將都通藩取介位鴈行天子從官振  
前之光明詔書且下不久父老雖借亦安得常常而見之及今  
成計買石謝烈寄後日亡窮思其可也客故倦游尚能從筆研  
事父老亦有意乎皆再拜偃謝曰幸甚願卒如上客教公名渙  
字允濟長樂人客番陽洪邁也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記  
古詩

送元衛弟赴長亭塩場

樓 鑰

阿連生而秀二親所甚愛仲兄勤拊養遇事輒加誨幹蠱靜而  
辨胸次無卑隘今焉戢牢益官宇臨渤解母謂官爲小要使所  
居大毋言才可了檢身到織介我家門戶重衣冠綿數代嘗以  
誠心求子視勿自懈亭民亦良民孰謂俱無賴官吏既擾之兼

井責浦借熬波亦良苦樂歲色猶菜輸鹽不得錢何以禁私賣  
所在積蠹久良法浸多壞吾聞不無術更當審利害熟視不爲  
謀空餐媿難蓋不應行一切遽使絕稱貸富者能巧取倍息久  
仍在貧者庶少寬公私可緩帶母年登九十家居幸康泰其家  
不從禮政經有深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歸拜小別不足惜輕  
舟送前邁

監酒

羣書要語臨推木之酤及連敖之掌

胡文恭行孫詒制

詩句益益三年重詩篇四海傳

簡齋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手

東坡送歐陽我方東坐酒官曹爲公燃薪炙冰覘山谷落身麴

監酒

藥盆益裏晨對梅花無酒温晁無咎和東坡梅詩憶昔洛陽董糟丘為  
余天津橋南造酒樓李白寧知是官身糟麴困薰煮東坡郎官  
何是筦庫人乃使驢馱隨蹇步東坡送歐陽監酒赴華州

古今事實

初推酒酷

前漢武帝初推酒酷

辨五齊名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周禮

兼用六物

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羞貸注大酋者  
酒官之長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醒熟之調也記月令

上西河兵論

陳執中諡恭公監慶州鹽酒稅上河西兵論五篇仁宗實錄

乞監酒稅

劉恕字道原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光出知  
永興軍恕亦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東都事略

課贏升獎

慶曆四年詔舊制諸道推酷滿三萬貫舉官監臨歲滿而課贏  
者升獎之國朝會典

召為正言

鄒浩字志完監袁州酒稅尋召還復為右正言東都事略

古今文集

雜著

金壇監務廳壁記

劉漫塘

征商非周盛時摧酷非漢今典迄于今不廢經費所仰不可已  
已故庀其職者為難蓋利怨府我實征之酒任藥我實售之怨  
斯譁狂斯侮所操一舛於正殆矣監金壇縣酒稅務吳門茅君  
岳始至得臨川羅君愚黃若杜君範為同僚相尚以義自初上  
府比再書考費必已出市物必平估客至須盃酒接殷勤命索  
之家故前大夫石君不矜借其至之晚今大夫王君堅長其去  
之速郡守貳咸上其名於朝昔人謂貪吏之商不知廉吏之商

允矣前替十日次第前人名氏求記於余會方結廬漫塘上冗  
不克文輒書君之實以論來者

婺女征官題名記

劉漫塘

國家以酒稅命官殆徧區宇夫酒狂藥利怨府導其狂而責之  
直冒其怨而奪之有二者均非得已然酒猶因所欲售之稅則  
強之耳奪之耳故官為尤難其治必宅於闕闕必間於賈區塵  
眯目而不能視聒耳而不能聽求龍斷而登之其術然也居  
是官者雖甚文雅不胥世紛亦倥偬而無寬閑之度澳汨而無  
文字之娛堙澤之呼相似其居然也吾友趙君居父之在婺獨  
異是蓋婺雖東南大州而地非江海之濱無驟至難得之貨人  
染詩書之教無好奇喜異之習君父又能嚴以杜其欺而寬以

惠其來故龍斷之術不施而稅入有裕治所自故集撰王公裴  
在幕府時重建高其閨閣遂其庭宇室焉可以環詩書亭焉可  
以羅尊俎清池可監名花翠竹可玩以嬉居父又以其餘力葺  
而新之日與其僚之賢及里居之名勝游焉故雖官中而得麗  
澤之益屢帝而有林泉之趣曰居能移人始信然與既又辦事  
與懷謂自有此州即有此官而一再代更輒湮沒無聞後之視  
今將如今之視昔可歎也乃哀前人名氏得魏思忠孫大亨而  
下二十有一人書之石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居夫之意微矣雖  
然是猶為入中以下記也若夫賢者所居官理所去民思蓋有  
歷于百年如一日者而書不書何算焉故予特為序是邦稅入  
之有常俾勿墜治所之有章勿壞云居父名若瑤丙戌之科進

士寶慶丁亥小至日記

議酒

何恭

推酷之興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罷之新莽重  
立之絕於魏起於陳盛於唐大闢於當今之世其本益深其源  
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雖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雖  
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盜濫日益起爭奪日益繁獄訟日  
益長刑辟日益峻非約以便宜速以中道則淳厚之化其何以  
致哉昔武帝之世驕志四夷兵資國用皆所不贍則致之者乃  
其推也孝昭之世海內休息務以仁政緩懷於民則廢之者亦  
其宜矣及新莽詭制強復其法然歷東漢魏晉數百年間而弗  
復用焉及陳氏膺統文帝當御始下詔令恢而襲之至于有唐



厥制漸備或定其酷戶之稅或三等之目可古相半損益相兼  
行於一時稍得其便京都免推以優乎木衆之聚五州推以  
當子鬻賣之利隨所利害以為定法載在前史灼有明驗我宋  
紹位有制焉王城之中則征其蕪而不征其市閩蜀之地則取  
其稅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國則各有常推軍旅之餉非是不能  
給也帑藏之實非是不能充也歲時之課非是不能足也隱若  
之局非是不能並也其名雖異而其課則同其法則三而其利  
則一課既同利既一則天下之制可以盡一矣然朝廷所以不  
一者蓋將優遐迩之徼而重畿內之民誠深利矣孰若兼四海  
而利之且盜濫爭奪天下之公患也獄訟刑辟天下之大殃也  
今王城之中則亡其公患閩蜀之地則去其大殃其餘郡國則

兼殃患而有之嗚呼亦仁者之所非愚以謂京都之內則宜遵  
舊常之法天下郡國則宜通閩蜀之制無損於課而課以之集  
不妨於刑而刑以之省可以遵仁政可以息爭心前所謂酌其  
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於此

酒官箴送趙禹仲之官常州

劉漫塘

惟酒亂德先聖所惡于方妙年而司權酷然古君子哉思其居  
既居其戒可不思歟出納之各有司之謂會計必當毋付之吏  
市道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來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  
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益贏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  
撞塘呼號因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貴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  
遠濟世美邇奉親惟萬里夷塗爾車俶載尚謹旃哉毋翰爾載

律詩

春日懷陳州監酒徐安中

曾存之

官壚呼酒趁春期正是糟漿破鼻時錦繡未聞吟玉案笙歌應且引鴉夷

詩話

題詩知名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携酒到芝山問專知官誰所作答以季孫詩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

知名石林詩話

監山茶

羣書要語

領筭商車典臨茗局

胡文恭行孫諮制

古今事實

好學有文

章望之字表民好學有文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東都事略

管庫十年

呂希哲字原明前後為管庫者幾十年同上

監鎮

事類彙編

卷之六

四

三三

古今事實

不行市易

蘇軾奏云趙挺之元豐末通判德州黃庭堅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王景崇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庭堅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至星散公文往來士夫傳笑長編

召為檢討

黃庭堅字魯直李常見其詩文以為超逸絕塵獨于萬物之表者由是聲名始震監德安鎮召為校書郎為神宗實錄檢討官事略

監門

古今事實

不用上疏

鄭俠字介夫監安上門安石將以為經義局檢討俠辭會時大旱不用俠於是上疏併圖上之東都事略

古今文集

律詩

送周監門

一領青衫似敗荷奈君母老秩卑何三年幕府無人薦常日柴門有客過身畔檐輕藏俸少江頭缸重載書多故人若問軍中事為說防秋夜枕戈

# 監場

古今事實

好儒稱薦

王且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好儒士形於稱薦東都事略

# 監稅

羣書要語

監司商筭

胡文恭行段政制

古今事實

公誠有德

呂希哲字原明熙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察方知縣事心甚重

之一日與公同坐遷峻詞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有德者我聊試公爾張橫渠曰雖蠻貊之邦行矣於呂原明見之榮陽公家塾傳

古今文集

雜著

金壇縣監務廳記

劉漫塘

征推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解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聯事合治視之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在焉於公私為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闕與之限人語雜聲雜聞道上至者病之嘉定辛未春保

義郎廖君昌緒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黃君朴慨然曰是豈寧  
 親地耶即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即其地撤而新  
 之廖君亦輟俸以侑且百緡散其前為庭崇其後為室處中  
 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民居之異晨夕  
 早隸犇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別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  
 矣既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黃君之德余於是有感  
 焉夫同官為寮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立能逢迎以  
 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  
 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入焉如  
 黃君汲汲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奉奉於長官  
 之公惠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黃君介不受私明足以察

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  
 可紀也紀之以詔來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為僚之義者余之  
 志也記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劉漫塘

於皇聖朝官以民置惟時司征職分民利見利思義君子則然  
 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貨環萃顧瞻後先日動心醉  
 用焉而便服焉而宜則賤售之以歸其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  
 則籠取之以媚其貴有竊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下  
 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不苟同景星鳳芝宜持其平而制其弊  
 使下無怨而上不置時方營營求利之贏額徵其故歲課其盈  
 日比月校而責所負吏奉急符闕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

彼士農工視我蔑如惟此商人星馳露宿侯此毫分仰事俯育  
未能輕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下忍復奪之賢者處此益車之驥  
欲足之展而與之曳抑余有言人毋自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  
兼斯二者可通神明明明上官寧莫我聽寬之一分聞于四遠  
水浮陸奔我舟我輦昔憂其乏今見其餘謂余不信請質詩書

送陳孟明監常州稅序

劉漫塘

陳君孟明累世高科亦有工詩與蘇後湖為友者實吾里望族  
君累試場屋不效去從故樞使薛公游公嘉其秀整表表於親  
黨間欲命以官而君於親親之序為後遂處之右階授常之征  
官將行觀其色赧赧然漫塘叟於君家有再世契酌而送之曰  
人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惟貪刻不可為君自今以始倘能恕

以臨事不剥下以媚上庶以自律不肯公以營私則人稱之行  
道傳之上官薦之明神祐之由是以踐世科登膺仕無難者不  
然則今之鳴玉曳屐於縉紳間自謂一世清流而為人所唾視  
者多矣獨右階乎哉君曰唯唯則書以贈

古詩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監稅歌

王元之

關征市賦廢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婺女星  
臨海邊郡黃絹辭高位尚卑白華行縈身猶困會待時來即併  
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坐市中屈身豈愧丹陽  
尹又不見張生任醉戀揚州冬瓜堰下其肥遁此行况是奉皇  
華數丈輕船載一家攜瓶下岸買竹葉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

震澤初嘗橘，泉過惠山應。試茶虎丘曉，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  
明月，密排詩景在途中。放吟新句，校兒童漸近金華，見準旗五  
鳥來迎。使者車應知，驥足雙拘絆。八詠樓開，頻故宴醉中。官妓  
乞詩，詩刻溪紙貴，抄新詞他時誰進。子虛賦，詔入金門五雲路。  
追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律詩

送內弟汪強仲赴台州稅官

樓 鑰

雕鞍去去不容攀，柳下門墻輟往還。可但征商私龍斷，不妨柱  
頰看中山。右軍墨妙惟修禊，太傅才高亦抱關。咫尺親庭母苦  
戀，有人能伴適齋閑。

送次公子之官安仁監稅

楊廷秀

汝仕今差晚，家庭莫恨離。學須官事了，廉忌世人知。爭進非身  
福，臨良只母慈。關征豈得已，龍斷欲何為。

送昔監稅滿替

劉漫塘

但了官中事，都無俸外錢。妙年能爾耳，晚節更須堅。

此下補外集司獄之後  
 新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五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之十五

新安 祝淵 宗禮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路官部遺

司法

此下補外集司獄之後

歷代沿革 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

法曹黑曹

隋唐更革

與司方同

唐掌律令定罪盜賊贓贖之

事宋 宋 唐制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斷刑呂同司戶紹興二十

年權行減罷後復舊

羣書要語官有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杜牧行楊元改充京兆



府法曹制 參法律曹 胡文恭行朱達制 往司三天之律初有半

通之論 同上行陳元良制

詩句幕下風流法曹椽 楊誠齋 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歸來印

幾窠 山谷

古今事實

古義決獄

張湯以兒寬為奏讞椽以古義決疑獄湯甚重之

用法平正

後漢郭洪為潁川郡法曹椽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

東海干公

斗南一人

狄仁傑字懷英為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及顧見  
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蘭仁基曰狄公之賢北斗以  
南一人而已

民歌佛子

尹正義為澤州都督府法曹百姓歌之曰前得尹佛子

入為理丞

裴遵度志氣深厚敏機鑒達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時年已老

亦為人所知授大理寺丞判州獄理行始著

為政寬仁

徐有功累轉蒲州司法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通

相約曰若犯司法參軍杖者必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

流事明濟

顏泉卿字昕為遂州司法參軍性剛直流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使域請代

狄仁傑為并州都督府法曹鄭崇質母老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請代崇

豪縱按治

韋湊遷揚州法曹州人王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及通貴戚史莫敢繩湊按治杖殺之遠近稱伏

斷獄平恕

韋仁壽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韋君所斷久而無恨分紀

疑獄口對

杜佑嘗謁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未之知也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傍元甫詢於佑口對皆其要元甫奇之奏為司法

與大尹爭

公為京兆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韓愈誌董溪墓

議貸固爭

齊澣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

奈何俱久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船貨不售

杜純字孝錫終兵部侍郎為泉州司法船商歲再至異貨山積  
吏私與市幸不誰何舉郡吏爭與市惟純不售一毫人亦莫知  
後事發逮獄而純不與哲宗實錄

遇事不屈

蕭敏之辟襄陽司法府捕強盜陳大漢十二人不獲鄉民羣行  
適符其數巡尉執送官不堪苦掠皆誣伏公約法疑之白帥移  
獄已而獲真盜闔府嗟異禮待陳捕來守公遇事爭辨不屈捕  
嘗曰司法突亢長身他日真御史也周益公集

議獄合情

賈易字明叔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書生不閑法令每議獄唯  
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其去郡中稱平四朝國

議事守正

楊龜山先生授處州司法燭理精明曉習法令有疑獄眾所不  
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淵源錄

任情不從

李承之字奉世為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人莫敢辨承之獨  
執不從守怒曰郡掾敢如是耶承之曰事在公自斷可也若  
在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其言哲宗實錄

奉公不苟

傅忠肅公察字公晦公任青州司法參軍徐處仁余深繼守青

州徐長於治民屢試以事知其奉公不啻

言行錄

從游伊川

馬伸字時中初元祐學有禁伊川之門雖宿從游者以趨利叛去公求為西京法曹銳然為親依之計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誓凡十反愈恭先生歎曰此真有志者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淵源錄

見知東坡

東坡守錢塘毛滂澤民為法曹公以眾人遇之秩滿辭去是夕宴客有妓歌別詞云今夜亂山深處夢魂分付潮回去公問曰此何人所作荅曰毛法曹製公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軾之罪也翼日折簡追還留連彌月澤民因此得名本事曲

不識一面

晁詠之字之道補之從弟也為揚州司法參軍未上蘇軾知揚州補之以詠之詩文獻軾曰有牙如此獨不識一面耶久之詠之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坐客曰此奇才也

事畧

名聞天下

曾鞏游太學歐陽見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調太平司法參軍召入脩史館書籍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真州司法廳壁記

劉漫塘

漢太守自言奉三尺律令從事。今司法參軍則奉三尺律令以與太守從事者。得其人則政平訟理。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易則否其所繫。何如哉。而位乃在諸曹下。妄一男子朝入吏部籍。莫注一民曹。而來則如積薪。然後來居上。法曹雖已一再更。或舉者已圓。輒俯者下之。何哉。法者聖人所重。而用法非聖人之得也。惟法者聖人所重。故官必取於已試。惟用法非聖人得已。故位不先於同列。雖然。此一說也。抑有遺說焉。且法曹所與聯事。合治者。非刑曹錄事乎。又其上非從事與守若貳乎。錄事多典右獄。則與刑曹均獄掾耳。獄掾以獄之成上于府。法曹曰未也。則獄掾亟抱其獄而治之。雖甚怠。敢莫較。法曹差獄之麗于上。府從事與守若貳曰未也。法曹則持之堅。辨之力曰當是也。乃

已守若貳。雖甚殺。莫能奪夫以一府之所是。莫能勝法曹之所非。一府之所非。莫能勝法曹之所是。則法曹之勢張甚。夫翕而張天之道也。獨法曹乎哉。真為池州地。編而民淳。歲斷獄。視他州絕少。故法曹事甚簡。才者無以自見。不才者無以自免。比年城日加闢。地日加重。事日加煩。從事雖甚敏。莫能勝。則選法曹左右之友人。趙用之。宗籍之英。士林之秀。以才辟置。足以大其官。而帳前乎此名氏。不著。乃稽故府得某人。以下若干人。將刑置壁間。以其昔嘗濫巾焉。俾為之序。故為力言。是官所繫之重。使來者知昔之位。著為不苟。而不敢卑其官。今之權任為有加。而不敢怠其事。云。紹定改元五月記。

古詩

事類彙編

卷之十五

五

送趙司法

唐子西

休沐猶坐曹。伏日不歸解。平生熟大法。餘事工小楷。有稱霹靂手。作縣真癡疥。鮑宣雖強項。臨事中實駭。一子罰自視。此理須少戒。

律詩

送平江趙法曹

劉漫塘

金科天上耿星辰。丹筆年來有屈伸。子去平反供母笑。民知寬大頌君仁。祇今茂苑題輿客。曾是瓊林合席人。若問殘生煩寄語。扁舟長占五湖春。

贈甘法曹

張于湖

北岳仙人汗漫游。斯文曾到海邊州。誰怜詩禮甘公子。牢落青

衫向白頭

贈黃法曹

張于湖

吾友黃升卿。乃是天下士。一官法曹椽。整整老胥忌。

詩話

觀梅動興

杜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師云何遜梁時人。孫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見東坡王定國倅揚州詩註。

司戶

歷代沿革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北齊以下與功曹同隋

有戶曹參軍文帝時為司戶參軍煬帝為司戶書佐唐開元

復為戶曹參軍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在府

為曹在州為司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宋沿唐制諸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通典分

紀聖朝職略四朝志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乾道

六年汪太猷乞令司戶專主倉庫

羣書要語曹羣也戶曹民所聚也韋昭釋名祠曹賦籍之要司

自集行李北京兆尹戶曹制以三語自試同上

詩句桂林戶掾舊能文楊誠齋才華汝尚為永掾王介甫三語

又為掾大家聞屈聲歐陽詹送潭州陸司戶之任

古今事實

元素清吏

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

餘號令請代曰此清吏殺之則無天也

七品要官

李素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授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

不清

河東三絕

唐徐彥伯改蒲州司兵時司戶韋嵩善判司士李巨工於翰札

而彥伯以文詞推美時人謂之河東三絕

素有仁愛

裴守貞父謹。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屬郡人楊琳田瓚等亂。惟以謹素有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謹及妻子還鄉。

宗且罵賊

邕州司戶宗且常白。知郡陳瑛言。儂智高必叛。瑛不聽。及城陷。宗且罵罵賊被殺。

號念珠曹

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號為念珠曹。南部新書

謂霹靂手

唐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刺史李崇義輕之。州中積年舊案。數百道。崇議促琰之判。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筆。須臾剖斷。並畢。崇義大驚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是大知名謂之。

霹靂手

南山判

李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判還僧寺。長史竇懷貞大懼。勢促。元紘改判。元紘大著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作歡喜詩

杜審言為吉州司戶。武后召見。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作歡喜詩。甚見稱賞。分紀

作措大官

蜀王宗銖。責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搥笏而已。宗銖大笑。絕倒曰。若頭便斬去。吾何。



能作措大官耶元固志

官至司空

後漢陸績李邵皆仕郡為戶曹史邵官至司空

詔為御史

韓思彥為州司戶上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思彥始道所以然上謂宰相曰此亦太屈詔為御史

不行鞭罰

韓思復改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

不事儀矩

李之才字挺之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范忠獻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郡寮送至境外挺之但別

于近郊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故吏無一往者獨挺之泝檝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言行錄

商確古今

洪文惠公守徽州時范石湖為戶參洪公博洽精明公由此究心吏事洪公喜且與公商確古今常曰吾視君齒必至兩地君其自愛

共稱文章

曾鞏初為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固吾方為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騰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則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之書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子固始大畏服

益自勵於學矣同上

子固八試為校理不賞

晁補之字無咎王安國一見而奇之為澶州司戶參軍召試為

祕閣校書東都事略

除大學正

蔡肇字天啟長於歌詩為明州戶椽除大學正事畧

古今文集

雜者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梁肅

倉曹椽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間與參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及州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參軍以繫官曹之號蓋

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隋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

縣為主東郡環地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

其司一都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為

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則敗不明則耗乾沒之患生其

職或擢居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攷其功緒然後

授伊陽張君閔鄉李君今竝為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

予謂命官之職事與一椽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

兩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于記之左右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陽脩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為輕重河南太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

居者皆將相名臣。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將某相某官者常名  
斥而一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  
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  
軍者邪。其不羣朝而隨悔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更摩  
以有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  
自選不可得。其勢鬱上且賤。反甚於他州郡。故為之者未嘗  
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難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鞮。  
出入府門。下人固輩視而驟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  
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

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傑然以獨立也。子  
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  
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蔣司戶之官饒州序

洪邁

凡參軍事于州者。率不減四五員。司戶蓋位法曹上。而常與錄  
曹通職。連事不顯。故初策名者。輒調焉。最閑且清。上官指為  
無所事。臺府檄交牛道上。至局局奔命。不暇敢寧。厥居以車  
馬家。以官舍為傳舍。士大夫平生數郡縣。吏能否從一于石下。  
洎尉某賢於某若干。低昂卑尊。獨不及司戶。非擇而議焉。實固  
然也。夫建置一官。非苟而已。司戶雖不當位。然訟獄之平。亭倉  
庾之入出。庫錢出自幾何。或受奉于糧料者。與實不相應。且當

與聞之。是其在。一郡不為薄。能故吾職。亦足稱善吏。指為無所  
事。不可乎。丹陽蔣君。別其親。大夫公于頓。將司戶。吾州其為  
久。清慤介彊。飽學問。自輔正于。此官猶辦。有餘力。前之云云。雅  
非為君設也。予家番城中。薄西北邊。有園可十畝。竹樹池臺。致  
足。遺樂再歲。於是歸心。日東馳。暇時儻一至。為與君家三徑。雖  
良。不睥視他日。局局道上。時定如何也。

吉州司戶廳緩齋箴

周必大

戶曹掌州帑廩。或行獄訟事。皇族公括字仲肅。甫官廬陵。  
以緩名齋。西清楊公首為之銘。而前進士周某又為作箴。  
蒙莊著書。假緩戲儒。吟表二年。佩玦一夫。寓言荒唐。亡是子虛。  
孰如經傳。眾說之郭。薄征緩刑。職分司徒。議獄緩死。卦畫中孚。

秦 晉疾和與緩俱。上醫命名得無意乎。掾介諸曹。蓋反三隅。  
勿以朱博嫉齊之舒。懼其奮鬚。易服走趨。當師謝安。理髮自如。  
豈為強禦。不遲起居。勇義果德。抑難此拘。能定能應。匪亟匪徐。  
官皆有箴。敢敬終初。

古詩

送趙英仲司戶

楊廷秀

紹興人物趙司戶。身作長城護瓜步。佛狸送死綠有人。猿臂不  
侯。得非數。只今曾孫戶掾公。更能官政有祖風。南山可搖判難  
奪。東海不寬陰有功。吾州尚了本曹印。謁帝明光當得覲。秋風  
正緊送。捕扶萬里程。塗人莫問。

送吉州司戶

黃山谷

事類彙編卷之十五 十一 愚壽筆

吉州司戶官雖小曾屈詩人杜審言今日宣城讀書客還趨手  
板傷轅門夏氣涼生土囊口周鼎湯盤見科斗清風古氣滿眼  
前乃是戶曹報童還只今書生無此語已在貞元元和間  
律詩

送陳戶曹之官襄陽二首

劉克莊

丞相曾參督府謀郎君今復贊邊籌彼哉金谷飲長夜去矣玉  
關防盛秋尺度豈能拘快士功名端不在中州習池水滿堤花  
艷安得相陪賦遠遊  
幕府秋風事日生參軍疋馬去兼程起為楚舞何其壯吟退胡  
兵在此行且喜峴山碑有跋不愁江表傳無名老儒能復封侯  
夢止願躬耕看太平

武學

此下補外集儒學教授之後

歷代沿革 開元中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  
秋上戊祭之牲樂如文宣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正  
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  
於左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以良為配建中初  
詔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圖形焉 並唐書  
大中祥符元年詔尚父宜加謚昭烈武成王慶曆二年詔置  
武學于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教授八月罷武學以議者言古  
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故也熙寧五年樞  
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祖宗嘗建

武學橫議中輟識者悼之欲乞復置武學以追成先朝之志  
詔於武成王廟置學紹興十六年詔脩建武學

古今事實

命去白起

宋建隆二年先是上臨幸武成王廟觀所畫白起曰起殺已降  
不武乃命去之

宜升管仲

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齊相管仲宜塑像升于堂西河  
太守吳起回畫像降于廡下

以祀孔子

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

子也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温公通鑑論

武學博士

武論附

歷代沿革宋慶曆三年置學始以阮逸為之宋官制未幾廢

寧五年樞密院乞復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充教授仍差

韓績判武學郭固同判朝臣以上判學續會要武學教授如

國子置直講元豐官制行改為武學博士教授蔡碩就除博

士建炎兵興廢紹興十六年詔令臨安府脩建武學二十六

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內博士於文臣有出身或武

舉出身曾預高選人充其學諭差武學人中興會要後又除

文臣之有出身者

羣書要語爾惟師屬毋專鄭補之擬制典教右學曲阜行

武博制諭導之職鄭補之武諭制

古今事實

訓誘學者

宋武學博士學諭各二人掌以兵書弓馬武藝誘學者四朝志

宗學

歷代沿革漢平帝詔朕惟宗室皆高帝子孫令置宗師以糾之  
致教訓焉明章一帝友愛子弟雖各有目幼者率留京師訓  
導以禮養和染教皆為良善唐高祖詔宗室子孫就秘書外  
省別為小學唐儒林傳序宋曹監之外復立宗學始創於神

宗至崇觀而大備中更禍亂宗學遂廢南渡草創為室數楹  
暫寓臨安之睦親宅更化之後以羅仲舒范楷奏請有旨遷  
睦親宅於他所而畫拓故基以為學焉案宗學謝表及題名

古今事實

補員定額

宋南渡更化乃增補員定試額凡陞黜進退之制槩視太學宗  
學題名記

重廣學舍

嘉定更新宗學置四齋曰貴仁大雅明賢立愛辛巳重廣學舍  
添兩齋曰懷德曰升俊

古今文集

博文類集

卷之十五

十五

雜著

寧宗皇帝御書綾紙贊

宗庠載闢用廣舊規所以昭崇陸廣教育也惟麟趾化行瓜瓞綿茂雖資稟之攸厚必陶冶而後成俾繇選補著之于藉月書季放一視賢關文行相符矩矱是蹈庶廣收得人之效強我王室尚其茂哉

宗學登科題名記

淳熙甲辰之冬皇上奮發英斷更新太化又明年以麟趾之胃苦墮肝膽力扶綱常於是赫奕奎文誕錫黌宇賜之束帛試之春官優之陞擢

宗學博士

宗諭附

歷代沿革宋宗學博士舊諸王官太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將為皇侄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降乃以教授為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官宗子博士位國子博士之上靖康之後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官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省其一嘉定九年十一月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為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賞與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於是宗室疎遠者皆得



就學而彬彬可觀美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羣書要語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  
之義長幼之序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百子之俸為政  
於公族者說文王世子

古今事實

追琢宗英

宋寧宗更化之十載聚四方之宗英而追琢之顧諫宗寺以卿  
總其要而置博士及論泄其凡越二年羅仲舒范楷為是職惠  
篤有敘程督有經立愛愈周為法亦密矣題名記  
善屬文為

唐庚字子西善屬文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

常平東都事略

文學知名

王安中字履道自號初寮先生政和中監大名倉以文學知名

除宗學博士

入官觀部遺

總宮觀

歷代沿革宋設祠祿之官以秩老優賢祖宗時員數絕少官制

舊典云祖宗待臣以禮雖年及掛冠未嘗直令致仕皆以尊  
觀處之假以爲耳熙寧以後乃增焉是時方經理時政患疲  
老不在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官觀以食其祿時相王

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詔宮觀母限負並差知州人以  
三十月為任四朝志

書要語式建琳宮除向敏中制養恬真館初寮除劉緯制退

安真館之游歲表類總司靖館夏英公贈王魯詔總使直廷除

房之職胡文恭行劉永叔制領秩真宮曲阜行劉奉世制皆之

神館之游宋歲表脩香火之因又退安於散地閒館珍臺獨

揖浮丘之袂灑掃真祠拜賜散人之號並同上

詩句魚書曾替代香火有因緣劉夢得詩莫欺老病未歸身玉

局他年第幾人東坡送戴家玉局觀詩

古今事實

總祠真館

天聖中除王魯玉清昭應宮使總祠真館

有負無職

元豐元年李承之言近年以來內外官觀約百餘員無纖芥職  
事虛費廩食不下數萬緡乞今後在京官觀毋得過十五員諸  
路倍之所實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別不虛費國用會要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古有職而今甚輕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為某官某觀使者皆太官帶之真个是  
主眷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官亦

有為監當者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春禮優渥者左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朱語錄

律詩

方寺丞除雲臺觀

劉克莊

河嶽腥膻憤未忘  
羨公遙領舊靈光  
草荒太白騎驢跡  
雲冷希夷委蛇裳  
定有遺民來獻土  
可無散吏去焚香  
吾聞同華多奇觀  
不比秦州寂寞鄉

詩話

暫還復召

張忠簡公聞奉祠陛辭上曰卿姑暫還秋涼復召卿公既退詩云八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關渾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周益公集

### 在京宮觀

歷代沿革 宋舊制以宰相執政充使或丞郎學士以上充副使兩省或五品以上為判官內侍官或諸司使副 政和政武臣官制以復為大夫以副使為郎 為都監又有提點提舉主管官其戚里近屬及前宰執留京師者多除宮觀以示優禮之意 四朝志 紹興二十一年在京宮觀依在外官制以三十箇月為任 中興會要 又紹興五年詔任在京宮觀請給人從前

事類彙編卷之十五  
宰執依見在減十分之二閣學士已上依六曹侍郎直學士  
已上依中書舍人太中大夫已上依左右司郎中在樞密都  
承旨閣學士已上依六曹尚書直學士已上依六曹侍郎太  
中大夫已上依中書舍人

# 宮觀使

歷代沿革唐天寶七載以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宮使之名  
自此始南部新書宋祥符中真宗建玉清昭應宮王魏公旦  
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宰相兼職天聖  
元年呂夷簡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石林燕語  
徽宗建玉清萬壽宮命宰執兼使副用真廟故事也

近以前宰執奉朝請者領在京宮觀使而在外舊相只除提  
舉宮觀非祖宗優待宰相之體靖康以來猶未釐正蓋朝廷  
未暇講也官制舊典政和八年太師魯國公蔡京少傳太宰  
鄭居中少保少宰余深檢校太保領樞密院事童貫並兼充  
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知樞密院事鄧洵武門下侍郎薛昂中  
書侍郎白時中尚書左丞王黼宣和殿大學士蔡攸並兼充  
副使

羣書要語祠庭置使實近闕門荆公集卷富弼詔總使真延王

## 古今事實

景靈宮使

明道中錢惟演以使相為景靈宮使又祥符七年宰臣向敏中為景靈宮使

會靈觀使

祥符九年參政丁謂充會靈觀使

祥源觀使

天禧五年樞副錢惟演為祥源觀使

醴泉觀使

治平中武康節度李端愿為醴泉觀使使相節度領內祠自此始也

集禧觀使

治平四年富弼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

太一宮使

元祐六年馮京以彰德軍節度使充太一宮使

同醴泉觀使

元祐八年尚書右丞梁壽以疾求罷詔與在京宮使宰相以為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致同醴泉觀使壽以資政殿學士充按

元祐六年馮京已除中太一使壽非事始太觀二年姚雄以右

金吾衛上將軍充使

祐神觀使

大觀元年尚書右僕射趙挺之充祐神觀使並會要及續會要

提舉宮觀

歷代沿革宋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使而景靈會靈祥源三

官觀以學士舍人管勾李若谷罷參政為資政殿大學士提  
舉會靈觀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為提舉晏元獻以舊  
相提舉萬壽觀武臣李端愿止得管勾祥源觀今朝官亦云  
提舉非故事也 退朝錄石林燕語

古今事實

太乙宮

范鎮字景仁哲宗卽位拜端明殿學士提點中太乙宮兼侍讀  
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里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  
憚動公遂辭不起改提舉崇福宮

萬壽宮

元豐元年左藏庫使昌州刺史曹誌為萬壽觀提點元豐八年

龍圖閣待制兼侍讀趙彥若為萬壽觀提舉

# 在外宮觀嶽祠

歷代沿革宋官觀皆俟力請而後授侍從而上任官觀者絕少  
若因責降改作主管方且差焉熙寧初王安石相異已者方  
直除官觀大抵官觀非自陳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四  
朝志 一 年詔杭州洞霄宮宅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  
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五岳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  
觀洪州玉隆觀五嶽廟並依高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置管  
勾或提舉提點官四年詔官觀岳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  
致仕例從便居性六年詔卿監職司以上提舉餘官管勾當

者又詔年六十以上者乃聽差毋過兩任兼用執政恩例者  
通不得過三任四朝志後蔡京用事增廣職任崇寧二年添  
官觀十政和三年添官觀二名見續會要多不錄選人亦許  
乞嶽廟宣和王黼用事外開新邊以熙寧法革之一切不恤  
士夫於是失祿矣舊典

古今事實

退處閑局

熙寧六年以莊宅使帶御器械知鎮戎軍張璠為驍使提點  
鳳祥府太平官璠有戰功以病請退故以閑局處之

董正治官

政和二年六月復官觀縣丞詔在熙寧中先帝董正治官嘗詔

官觀置負縣置永屬實在乎是所有官觀縣丞並依大觀二年  
四月以前指揮

古今文集

律詩

蒙恩監南岳廟

劉克莊

久問嫖姚乞退閑今朝隼勅放生還人欺解罷青油幕帝遣監  
臨紫蓋山營平展辭回玉帳林僧講賀到柴關丈夫不辦封侯  
事猶要名標處士間

寬文六年歲次丙午大呂月

洛陽京極書肆八尾勘兵衛友久刊

書新刊事文類聚後  
載籍極博總言之則經史  
子集分言之則幾千萬卷  
保壽如錢鏗惜陰如陶侃  
不易輒見烏然得其要領



則可觸類推通乎是以歷  
代諸家撮四庫之書有類  
編之撰就中卷帙之堆無  
若太平御覽文苑英華者  
御覽精於考事而漏詩文

英華富於詩文而闕考事  
唯祝氏類聚併取事文兼  
備二美誠是入學之陸庭  
馳場之轡銜也我先考羅  
山叟少時一覽之壯年再

見滴朱全部余未弱冠依  
先考之勸讀過一遍僅記  
千之一猶覺益於考事便  
於綴文況於暗誦熟爛之  
人則是亦秀才半乎方今

洛陽書肆八尾友久雕刻  
七集本於梓憑荒川宗長  
乞余一語剗剗功成廣覃  
世間則不待華舫之來而  
見哮本之新乎若夫陶陰

分毫之校字傍訓點之訂  
則非所預知烏寬文丙午  
之春弘文學士院林子跋



